

光海君日記

第一百二之五

0248781
1868420
no.23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248781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辰丙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二

四月朔庚子政院啓曰禮曹以今四月初十日迎勅十一日告

廟陳賀事判下矣臣等竊伏思之先朝戊子年謝恩使俞泓費

會典一冊及皇勅以來自上迎勅于慕率館越三日擇吉親行告

廟禮仍頒大赦又傳曰夫子廟乃彝倫之主宜親祭告之遂行謁

聖之禮皆不出一月之內凡所以重其事而不留時月者蓋有意

也今此三誣之痛辨實是萬世之偉烈先王之克正宗系殿

下之快湔惡名前後一揆向其昭雪播揭之舉則先代之所未有

也榮帝恩揚國休所當一依先王朝例為之迎勅告廟陳賀

謁聖等節目次第舉行事合禮官速為定奪宜當臣等職居喉舌

粗記光國時舊例惶忌敢啓○傳曰水原府使尹重三獷悍賊人

金伊介等指揮捕撻至為可嘉前三陟府使金存敬大藥軍器多

數措備至為可嘉并加賞○答右議政十九度呈辭曰國事多艱

人心靡定此堂大臣謝病丐閑之秋也宜遵前旨調理速出○合

啓秘密事三聘慶業等三賊事入啓答曰諭之已盡勿為太煩○

司諫院前啓尹英賢事答曰人之不幸勿為追咎况已被罪蒙放

何至永廢不允○司諫院啓曰仁王山下新定宮闕之基別無朝夕
始後之期則士民者所當待國家處置而後徙宅可也興安君瑁
慶平君玜以其茅宅入於禁標之內先自驚擾檄毀其家縱收四
出奪入士大夫家非止一處或樞打老母或凌辱憲婦家藏雜物
仍致散失奔走四散一洞蕭然害及鄰里聞見駭愕國言藉藉家
事任長不可不懲請並命推考○司憲府啓曰尹英賢罪狀顯發
於兩司多官避嫌之辭人臣既負保障之罪假息覆載亦云
失刑豈可使獲保官爵任其貪縱羞辱清時之名罪乎請命削去
任版答曰不允○答院曰興安君等事年少之人不識事而妄作
既因穉收則亦已自懲勿用煩論○合司再啓沈喜壽事入啓答
曰此事宜至於再啓乎况已削官爵勿為更煩○奉正禮曹啓曰
上年鄭碩俊殿該名敘既已安寶而特命傳之矣今次殿該又迫
安寶名敘何以處之傳曰姑待後日處置

碩俊諸事惟完為其腹
心爾惟視之如子力請赴舉而王以碩俊連姻晉陞終始不許其
後碩俊擅自赴試黃緣登第王難知之而亦不究問

○合司啓

沈喜壽門外點送事○合啓三聘慶業嚴鞠按律事秘密事皆

不從○以朴未章為兵曹佐郎南宮樞為弼善柳浩為校理柳汝格為修撰孝大
煒為典翰朴昂賢為江原監司金正男為謝恩使權慶祐為冬至使睦大欽為
副李私煒為掌樂止任性之為副校理鄭弘遠為冬至使肅狀柳孝立為
副惟撰○壬寅兵曹判書朴永宗劄子昨奉聖諭臣誠感激浮腫已痼兵
曹禁府決難兼察特達職名事○兩司前啓尹三聘申潔朴慶業等亟命
蔽鞫以正邦憲事秘密入啓答曰已諭毋煩○司憲府啓開城郝李尹英
賢削去仕版事不從○合司再啓沈希壽門外黜送事答曰不允○甲辰
政院啓曰臣等伏見慶尚監司成晉善捧送幼學崔俊民上疏大槩以風
水欵逞其妖術者疏中有殿下只有東宮一位及以嫡傳嫡等語極其悖
逆口不忍讀目不忍見近來正道晦塞邪說大行識者之衷心久矣而俊
民不道之疏至於此極為藩臣者恠然捧之至於上達極為無謂請
請成晉善推考傳曰凡人有所懷必達何傷監司捧送別無不可
勿推○司憲府啓開城郝事尹英賢事不允○以恭聖追崇
帝賜誥命設壇廣取金世漢等四十一人
人○丁未兵曹判書朴永宗上疏大槩舉動時決難侍衛亟違臣職
事答曰自上郊外舉動司馬之長寧有不為扈衛之義乎勉出察職可矣

○兩司合啓誣告三賊嚴鞠依律止罪不允○司憲府啓開城都事尹英賢削去仕版事不允○司憲府啓曰初六日慶運宮本府巡檢特東所入直羽林衛三名兼司僕二名並與前後食代俱致闕點其常時不能檢飭之狀據此日可知請本所衛將罷職兵曹堂上郎廳并推考慶運宮假衛將金廷幹頃日別巡落點後稱病不進以前入省記他衛將代行乃於翌日始告政院其頑緩之習極爲駭愕請命罷職答曰依啓○司諫院啓曰海美縣監南聘性本貪婪濟以邪慝曾爲臺諫多受賂銀自陷職獄見棄於人久矣及授本職猶不知改徵斂刻剝民怨已極自知難保故犯應罷之罪孽家上京仍留數月而悌其間搬運官庫之物遂迎夫馬之弊有難盡言請命罷職答曰依啓○戊申司憲府劄子准我 聖朝有朝講晝講夕講又有夜對輪對殿下臨御以未進講之禮久不惟舉進學無期羣情壅閼聖上之勞神疲精者鞠轍而已刑法而已伏願殿下日接鴻儒講求治道收用遺材 祖宗朝代有搜拔逸民之舉 先王臨政亦設經朋行修不次擢用才堪守令等條目伏願殿下廣開延訪之路彙招巖穴之士賑恤飢民竊覩酷旱之餘民生大困湖嶺之間濱海之邑流離顛

仆餼等相望伏願殿下哀於愴慮特命有司薄賦弛役移粟發倉等事務盡其實勿循虐文減省浮費方今下有阻飢之民上無終歲之畜向不怠之務無藝之備固有紀愜伏願殿下亟命有司商確利病凡耗費財用之事一切減省速完鞠獄國運不幸遂變荐起大獄垂畢告訐相繼傳轉告引因禁尚多氣像慙慙究辨徹天豈非聖治之累乎伏願殿下特施乾斷有罪無罪快施彙章搆誣之賊置以正律方今勢家擅利遠近賄賂守宰之無良遽伴之償債其侵利軍民整竭官財臺諫之彈論相臣之疏劄槩陳其一二而殿下勿以寬貸不以法治之此不啻於賞盜竊而縱豺狼乎伏願殿下勿以貴勢向屈法勿以私情向害公振甫邦憲隨塊痛繩臺臣糾察百職監司按驗一道臺臣之所論監司反為查覈是臺臣反不如監司箝制於監司向反不着手於糾止也內輕外重之患尤不可不慮也風憲墜廢法綱日壞人心日益縱恣將至於國非其國伏願殿下裁自聖衷勿使查覈於監司已丑鄭賊之後李潑李洁以不慎交遊之故竟執刑戮白唯讓鄭介清皆坐於筆札著書之事向別無謀逆之情迹伏願殿下勿以事在先朝為難快施昭

雪之典竊觀近日大義晦塞天理滅絕上自公卿下至韋布各立私門爭事傾陷視君父不啻弁髦或以巫蠱指為虛偽乃至於搆出廢妃之說傳播中外熒惑羣聽以為他日魚肉士類報復私怨之地使聖上終不免後世之惡名伏願殿下快斷劉克嚴朋大義巫行春林誅心正名之法痛懲不逞之後眷留賢相館於國中養以為鍾非所以待賢之誠也庖人鱠肉廩人繕案非所以待賢之誠也伏願殿下勿以錙銖筐篚為待賢之具須以用言行道為待賢之實政院啓曰臣等伏見憲府前後劄子無非出於愛君憂國之血誠向皆切中時病者也臣等更無可議之事惟在聖上體念行之身答曰啓詳具悉當留念焉時姦黨中有若干人見時事日漸憂危欲藉自蔽以為他日之地有此劄○政院啓曰今此辨誣

昭雪為祖宗也為先王也誠一國莫大之慶也自上近勅之後所當告廟二十二日親祭在臣民欽折之情猶以為晚矣若退行於來朔則恐非慶不逾時之義也且考禮文常祭之外有事則告乃通行之典夏享大祭親行告廟祭非在一朔之內有何煩瀆哉若魚行於端午則不專於伸告大慶之禮想為未安今日快晴明日迎勅後

告 廟請勿為退行 臣等忝在近密衆議如此故敢啓○大司諫
鄭造執義金質幹司諫尹訥掌令林健持平鄭遵獻納李昌廷正
言柳韓啓曰大慶邪論斷不相容公論一發殆近兩月 迎勅在明
俞音尚闕臣等誠未格天只違罪戾所當瀝血一宇而隨例隨奏
塞責再啓將何以回天聰張正論辨慶誣於 皇勅未迎之前亦
何以榮 皇恩慰 祖宗典神人而同慶乎此無非 臣等疲軟不
職之罪不可覲然仍冒請命罪斥臣等之職答曰勿辭退待○答
右議政鄭昌衍二十度呈辭曰固辭如是大臣久曠未安姑違本
職○己酉大司憲柳 澗啓曰被誣三事實我國罔極之痛而昭雪
降勅亦我國莫大之慶也既云被誣則不污不為之辨明既已昭
雪則不可不謂之大慶此天理人情之所同然也喜壽敢獻異議
據敗國事以被誣不必陳辨降勅不足稱慶臣實未曉果出於何
心向斷以何義耶 臣等之只請削黜亦云末減而伏閭累月俞音
尚闕言不見信誠未格天大議其怪論相混向無別甚何以恢張
公論斥絕邪議慰 祖宗而完大禮乎臣之罪與兩司無異請命違斥臣
職答曰勿辭退待○弘文館劄請兩司並命出仕後之○合司啓沈喜壽門

外黜送事不後○合啓三聘深慶業等事不允○司憲行啓前開
城都事尹英賢事不允○副修撰柳孝立上疏大槩今日兩司處
置時非但論議不一未定席之前同僚先自構草於房中會坐
之後不相可否使下吏取未示之緣臣無狀墜落古規請罷斥臣
職○庚戌吾左相鄭仁弘劄曰省劄具卿懇安心勿辨後容上未
賢官自當替往何用為辨宜體予意留置訥摠事回諭○大司憲
以下大司諫鄭造司諫尹訥獻納李昌廷止言尹聖任柳韓啓曰
昨日王堂處置請出兩司臣等承命就職矣及見副修撰柳孝立
上疏大槩有曰兩司處置時非但論議不一云云所謂不一者指
違出未定而言也况孝立盡居臺諫之說發於王堂僚席去則臣
等方欲引避今見元疏雖無論議不一等字而既發於其口出於
大槩書誦朝報播誦遠通其元疏大槩之不同臣等實未知其故
也臺諫少有人言不可冒居而徑出於異同之際自速該請所失著矣
請違臣等之職若曰勿辨○大司憲柳澗以下大司諫鄭造以下並退待物論
○文科放榜增廣別試
並取生進取金世瀛等四十一人○辛亥典翰李大焯副應教李揆元
板理李光業副板理任性之啓曰 宗系再正 先誣快辨實我東方 宗社臣民

當獻其正議亟行縉禮而喜壽反覆變幻掩蔽大慶是以 祖宗之惡名為不足雪以 先王之厚誣為不足辨臺諫之款一辨別深攻喜壽者其意只在於榮 皇恩慰 祖宗與神人而同慶者也大慶與邪論斷不相容則其以不得盡除引以為咎者深得言官敢諫之體而是乃加一節論議冀回天聽者也凡有血氣孰敢異同於此論也再昨本館處置時 皇勅到郊大駕將發遽為處置之事上教累下政院催促而僚員未集事甚急遽副提學柳滿校理柳活修撰柳汝恪皆以臺諫相避不參只臣等相與會坐議構一卓孝立則於下番房中亦自抄書臺諫避嫌頭諱蓋欲自出於完席通議其可否而定之也且玉堂前例因長官分付各自起草議於完席可則用之否則不用自是古事况今同僚齊會本館相議構卓則未知其公邪私耶若以此為私則孝立之自書房中是亦私也及其開席完議之時取來起草使孝立參看取舍則孝立勃然變色曰大臣削職既已過重宣至於點送然後為快也鄙意則欲盡遼兩司出仕之論決不可參即使下吏抹去其名於已書之座日走入房中本館左例如有立異者則出避房中其

他負則齊坐仍為處置豈可以一負之異議居多官而從之盡適不當適之言官乎舉動臨迫不有大慶必欲盡適臺諫壞敗盛禮使

皇勃委滯於路左其意顯為喜壽營護之志欲為一網打盡之計耳孝立是何人每入三司以浮薄喜事為己任前後心迹種種敗露若

以喜壽為無罪不必盡除則置先王於何地置聖明於何地歎不

料喜壽之邪論傳法於孝立終負我聖明也不唯是事其上上疏自書大槩以非但論議不一云云追慮營護之迹昭不可掩既呈還取

盡改本支而翌日朝改書呈之其心所在極巧且慘矣臣等忝在論思顯被同僚之詆斥不可偃然在職更為處置兩司請命鑄改臣等

之職以快孝立之心荅曰勿辭速為處置○弘文館劄子大槩兩司

并命出仕荅曰依啓○以南省身為奉教徐國楨為檢閱金世璠為禮曹佐郎甌山縣令李汝儉以文甲科加通政黃德符為兼說書

汝儉不識文字借述於李進嵩取高第以資窮陞秩以附時論得免論削公

議大槩○壬子右副承旨柳希亮啓曰今月初十日迎勅禮畢後臣

與同副承旨李命男以直宿留在副修撰柳孝立以呈疏事來院見

臣於直房之內臣曰何疏也取而見之有曰兩司之官當卑駕既戒

之日倡必行已見之議相繼來避致令大禮不即行之殊極未安云
云臣曰凡人論議各有所見事涉既往言之無益况今日盛禮已行
何必復有他說似當刪去初頭一款語只陳未忝完議曲折而已臣仍
念凡上疏之呈院者有不妥語有誤字處則或還出給或使之改書
而呈乃舊例也以此例言之相典可否之際闕門臨閉臣仍為給送
勢必翌曉來呈而所刪無過臣所云者僚官齊會之座公共蒙准即
為入落矣今見玉堂待罪之啓以為孝立之疏既呈還取其心巧且
慘矣還取之罪非孝立所為臣不勝惶恐待罪傳曰勿待罪○兩司
啓曰臣等於再昨以柳孝立上疏大槩有論議不一之辭且聞玉堂僚
席有盡落臺諫之說雖未知其何故而既有人言不可苟冒引嫌而退
待矣今者伏見弘文館待罪啓辭有孝立曰大臣削爵既已過重豈
至於黜送然後為快也鄙意欲盡遼兩司出仕之論決不可從
云云又見柳希亮啓辭有孝立疏曰兩司之官當車駕既戒之
日倡必行已見之議相繼來避致令大禮不即行之殊極未安
欲與同僚並請遼云云於此始知孝立之言非出於偶然而為
喜壽嘗護之地斷可見矣三件辨誣實一國莫大之慶而喜壽

講張邪說敢獻異議得罪 宗社自絕君父臣等之論蓋出於
國人之同憤而伏閣數月未回天聽 皇勅將臨邪說尚存羣
情益鬱鬱公議愈激臣等之意以為大慶邪論斷不相容今敢永
絕根柢使盛禮有光也不料孝立身在論思之列影響喜壽之
論詆斥三司壞敗國事一至於此既曰削職過重則得罪於
祖宗 先王之喜壽具果罪輕而律重耶且請默送猶有所未
快於公議則其曰必行已見者未知指何事而言也臣等俱以
無狀當國大慶不能恢張正義厚被孝立之詆斥踰月所爭反
歸於虛地何敢自以為是仍冒言地乎請適臣等之職荅曰勿辭
退待○甲寅傳曰臺官耳目之官也避嫌累日尚不處置極為不當今後勿復
如是斯速處置○弘文館劄請兩司並出仕從之○乙卯司憲府啓曰副修
撰柳孝立每以浮薄喜事為己任而今當大禮敢使異議以大
臣削職為過重至於呈疏既出大槩之後旋改疏辭其前後變
幻之狀當護喜壽之罪不可不懲請命罷職刑曹正郎鄭鑑素
以悖戾並行之人見棄於人類至於付黃於館籍猶且不自懲
艾率畜一家人曾所眄之女及授本職詞詔之間專以請托賄

賂為事人皆唾鄙如此之人不可齒在衣冠之列請命削去任版者曰庶羞○
司諫院啓曰三誣快雪 皇勅誕降實我國君臣上下莫大之慶也而喜
壽作一崇鬼敢獻異議謂誣非誣謂慶非慶其忘君負國之罪至此
而無所逃矣國人齊憤公議日激期於黜送而後已者只欲斥去邪
論榮 皇恩慰 祖宗與神人而同慶也副於摠御孝立本以喜事
之人敢生營私喜壽之心乃於玉堂座席上以削奪過重為言是
知有喜壽而不知有君父也雖見沮於父兄不得肆行其計其附
會邪議沮遏公論之罪不可不懲請命罷職不叙荅曰帝差○合司啓臣
等將喜壽不可不黜之罪已盡論列而誠未格天俞音尚闕上
下相持今至月餘臣等兢惶悶迫日甚一日而不知止也喜壽
忘君負國得罪 祖宗人臣之罪孰有大於此者而只以削職
為當其罪則黜送之律用於何罪耶 皇勅已迫邪論未殄
營護之說至茲於經幄之臣若不深罪而痛絕根柢則其何
以慰 祖宗而完大禮乎臣等竊恐邪論漸熾大禮有虧
祖宗陟降之靈或不能無憾於聖明也臣等之所以瀝血籲
呼期於得請者榮 皇勅也慰 祖宗也請勿留難亟命門

外黜送○兩司合啓三聘滌慶業等三賊請並徽鞫以舉王法不
允○荅合同曰大臣削爵已重不必至於黜送而如是論執依
啓○丙辰兵曹判書朴承宗十四度劄子大槩臣病難醫命招
不進罪當誅矣乞遠職名事○兩司啓三聘滌慶業等請並命
徽鞫按律定罪荅曰勿為煩執○司憲府啓曰忠翊府之設本
為原從功臣而但 祖宗錄功稀闊以此中廢矣至於 先王
朝連有三功臣當代亦有 四功臣其原從叅錄之人雖不可容
易舉數而大畧俱不下數千其中士大夫有識人生負進士幼
學表表舉業者及三醫司書吏時仕人外公私賤新良人諸色
軍士軍功納粟影職人等一叅原從便為一生閑暇之人圖謀
歸屬之處今依國典復設忠翊府以忠勲府堂上一負稱以有
司出都事一負以文武蔭官中叅錄原從者為之使之專管其
事詳查光國以下諸原從生存者作為一冊書填本人姓名年
貫居住稱以忠翊衛隨數分番自備糧輪回替直作為禁旅
如有叅錄後移屬他役者並命查出俱還原籍以重宿衛荅
曰依啓○司諫院啓曰近來人心叵測警守當嚴而兵曹視為

尋常專不譏察兩司詰闕之時每招該吏申飭矣佐郎朴來章
年少輕妄恃勢驕恣乘此機會反以闕門禁人為自己操縱之地
濫用刑杖畧無顧忌極為駭愕請命罷職荅曰依啓○丁巳司諫院
啓曰近來百隸怠官專廢坐司庶事墜廢已極可駭其中如義
禁府刑曹漢城府掌隸院皆是獄訟重地尤不可玩愒職事而
坐起稀罕獄訟多滯民情悶鬱解究無日而至於央獄聽訟之
間多有循私之請尤極可愕請令法府日日申飭凡決詞訟一依
法典啓聞施行何如傳曰徐當發落○戊午荅兵曹判書劄曰累省劄
辭具悉卿懇獄事久滯宜速勉出叅鞫完畢獄事可矣○兩司合啓
三聘渫慶業等並命嚴鞫得情按律定罪秘密事○司諫院啓
曰爵賞乃帝王礪世磨鈍之具也上不可虛授下不可虛受若
賞不稱功爵踰其分則適足以啓僥倖之門開濫偽之路將
何以清仕路而重名號哉近來爵賞太濫巧偽日滋守令邊
將爭相慕效如弓矢烏銃軍糧措備者及堤坊鑿渠種種科
外褒獎者皆出於一時方伯連帥市息之計而朝廷施賞亦
不究虛實有無只憑文簿一切并加重級嗜利無恥之徒敢

生希冀之心巧作名色剝割軍民刮毛龜背傷及馬腹誅求慘
刻閩境愁歎流離四散不適有居爵及匪人怨婦君上甚者舞
文行計虛張數目請囑轉啓欺瞞朝廷除命一出國人驚恠金
玉雜沓貂狗相續名器之混淆未有甚於此時也昔陸贄論裴
迥岭曰趙高指鹿為馬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迥岭以無為
有指虛為實空申簿帳偽指囤倉計其數則千萬有餘究其實
則十百不足惟此數語正謂此輩等事也今若因循授受恬不
改正則竊恐許多人濫偽之弊將不止於一迥岭之奸蠹也國
朝舊例雖都承旨直提學例加一資者兩司必固執論改其意
蓋欲防巧進杜濫授也就使守令邊將稍有幹辦之效果如方
伯連帥之褒啓而不過人臣職分之當然不可仍此輕施寵章
况今虛偽之輩安可置而不論任其戕民病國之害哉請令該
曹查出諸道褒獎元狀某邑某鎮某物幾何及提集形止別遺
御史一點開其有實蹟昭著為一道最者各令仍授如有濫
冒無實者亟收所授仍治誣罔之罪以示勸懲之方荅曰徐當
發落○司憲府啓大槩典司諫院同荅亦同○己未政院啓曰近

來人心極惡大都之中賊徒橫行有乘夜拔劍者白晝殺人者又有
勲宰之家頻頻帶弓劍多數窺伺者招捕盜從事官累次申飭
捕投而浦盜屢無意舉行使賊黨恣行若此極為駭愕右邊捕
盜大將及從事官等請並推考此後如前不能檢飭者論以重
律何如傳曰允○兵曹判書朴承宗十五度疏大槩病勢深重
決難差復席藁闕門之下茅俟斧鉞而已事○兩司合啓三聘滌
慶業等事不允○以朴自興為承旨閔馨男為刑曹判書李慶
全為判中樞柳希亮為刑曹忝議○庚申兩司合啓三聘滌慶業
等叢鞠以舉王法秘密事答曰不允○傳曰許晉年踰八十授
資憲加知事待闕除授尹根壽以先朝一品宰臣年滿八十令該
曹別施優老之典以示尊敬耆老之意○辛酉兩司合啓三聘滌
慶業等事不允○壬戌兩司合啓三聘滌慶業等事不允○司
憲府啓曰國網解弛上下陵夷儀章無別名器不嚴至於服食
器用爭相干犯畧不知愧如鋪陳器皿床卓等物一應國家所
用皆出民力而或偷竊私用或轉借閭閻旋備旋失徒擁虛簿
此非但該司之罪蓋由公私初不分別也如典設司廕日帳各

處行用者並用青絲織端御席則畫以龍鳳東宮幕次則畫以三爪龍油遮日亦依此畫格着油并以色絲繡以典設司三字如長興庫公家行用則並用馬蹄文及白席御用則用花紋席及紋席織組時並紋以長興庫三字如士大夫只許用馬蹄紋及白席至於司饗院沙院大斂則用白磁甌東宮則用青磁甌如內資內膳禮賓寺所用則並依舊例用青紅阿里畫計一年國用令司饗院一時燔造外上各處逐年爲例士大夫所用許用常白甌又如宋卓等御用朱墨正柒公家行用則用燔造朱紅及雜黑柒士大夫亦許用朱黑雜柒庶人則只許用瀝青等柒一切永爲恒式此後匠人等私相造作僭擬國用者斷以死刑士大夫僭用現露者以乘輿服御借用律論斷典守官吏私自借出者亦依右律並坐授受京則司憲府漢城府刑曹五部糾檢外則監都事守令察訪一様禁斷奉命使臣則皆得禁斷至於堂下官監服紗羅綾段者罷職不叙儒生下賤僭衣僭物現露者儒生則限一式年停舉下賤則勿論公私賤男女京則限六朔殘司定役外

則限六朔殘驛定配其京外准役公文輸送法司考准事申飭
中外一體舉行以別上下之分○以鄭良胤為正言趙有道為
典翰柳汝恒為修撰李綬祿為應教韓玉為獻納○癸亥兩司合啓三聘濶
慶業等並命徽鞫得情定罪事○答曰既已叅酌定罪勿為煩論
○司憲府啓曰黃海監司尹調元曾為守令虐民善事人皆唾
鄙及叨本職為政庸駸觀風宣化漫不知為何事痛令不行策
應踈短貽笑一道謙侮隨之奸究之憎伏貪污之畏戢決難責
於如此之人請命罷職○答曰推考○傳曰人臣奉職效勞人君
隨其輕重遵做典禮施賞乃所以酬勞勸功之意也今若繩之
以勿齒清要之法則人莫不解體誰復有意於國事乎所論近
於敗事故不允之意言于憲府○以前日司憲府啓傳曰儀章等事
令該曹議啓○以前日司諫院啓傳曰守令邊將爵賞叢遣御史
議大臣以啓○甲子傳曰千秋拜箋時東西班文武百官班行
太少所見埋沒君上親行拜箋其禮莫重若無故不恭則非矣
今後分明老病有故人外使之盡忝行禮事令該曹各別申飭
舉行○義禁府啓曰巨濟定配罪人張秋福等逃躲其時守令元守

義河景受先罷後推甲山定配罪人相亥等逃躲前後府使
先罷後推慶興定配罪人盧連厚逃躲前後府使崔震立閱
洞先罷後推會寧定配罪人朴應守等逃躲前府使金尊階
先罷後推傳曰依啓此罪人不可尋常跟捕容貌年歲詳細
開錄下諭各道使之着實跟捕○兩司合啓三聘滌慶業等
秘密事入啓答曰已諭勿煩○司憲府啓黃海道觀察使尹
調元罷職事爵賞雖在於人主而苟或不謹則人何所勸戒
也哉若曰出於上者無窮濫加混施亦無所妨碍云則是大
不可設令此輩果有實蹟不過臣子分內事况工不使鬼只
在役民物不天成皆從民出刻民斂財唯利一己曾何異於
割股肉而充腹乎此輩非忠肝義骨唯爵賞是圖推資級是
重以效微勞輒加重賞以中其欲志盈意得益肆刻剝又冀
加一層論賞欺罔之弊虛偽之習至此尤甚為國敗事未有
甚於此輩則臣等之論固出於一時救弊之策請納穀納物
堤坊鑿渠以此賞加人並勿齒清要一塞其源以防其流答
曰諭之已盡更勿為煩○以李大燁為舍人閔夢龍為左叅

黃睦取善為兵曹佐郎柳汝恪為獻納○乙丑兩司合啓三聘
深慶業等秘密事○司憲府啓黃海監司尹調元罷職事答
曰己為推考更勿為煩○丙寅政院啓曰崩滌 祖宗之惡
名辨雪 先王之寃痛昭釋聖上之厚誣彞倫幾斁而再正日
月幾晦而復明自有國以來未有如今日之大慶也都人士
女孰不鼓舞欲上賀稱慶乎謁聖後還宮時儒生獻軸固出
於羣情之所不已者而老人獻軸及街路橋梁屏門結綵等
節次亦不可不為請令該曹斯速講定傳曰允○荅領相辭職劄
曰受誓戒在明明日卿宜安心勉叅親祭勿為更辭卜相從當
為之○戊辰禮曹啓曰以政院啓辭傳教矣當初依戊子年
例只以儒生獻軸磨鍊而今觀政院啓辭其於侈采大慶固
無虧欠依祔廟時春先教坊并令獻軸街路屏門等處結綵
事一一舉行之意敢啓傳曰允○己巳傳曰左相鄭仁弘年
踰八十其孫鄭稜山陰縣監除授使之榮養以慰乃祖之心
○以韓暉為檢閱南瑾為大司諫尹吳賢為儀賓都事權
縉為水原府使朴鼎吉為檢詳琴愷為掌令傳曰水原府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三

五月朔庚午義禁府啓曰李厚載等定配處速為啓下矣臣等待罪王獄事體所關不敢不言文孝男等雖自內司皆已承服既承移囚禁府之命則當具錄原情按律擬議然後或放釋或定配出於一時恩命則固有之第今禁府定配而已則他日罪案當何所據而知之刑典用大明律是金石之法而此人等未經昭律恐啓日後棄律之弊而嚴命既下不得已定配之意敢啓傳曰知道罪犯已為書下別無加知之事速為改定配○掌樂院啓曰謁聖後還宮時教坊歌誼依上年祔廟特例舉行事禮曹甘結令本院妓樂獻軸節目預為措備講定矣今若用沉香山則當初造作時或以未乾枯槎付接將至一年多有罅隙山色已覆花龜亦衰不可不修補取色應入若干之物以本院號令決難稽辦於旬日之內况令殿庭軒架樂器既已畢役入啓而時未啓下尚有掌樂都監之號今此教坊歌誼畢行間仍稱都監號令各司及期造完何如傳曰允○辛未禮曹啓曰有旨獻軸節次謁聖後還宮特為之矣獻軸一事只為廟社大慶而設也告

廟後還宮時為之事令禮官議處何如傳曰 子年前例儒
生獻軸在於謁 聖還宮時故耆老教坊歌謠亦於是日進呈
矣今觀政院啓辭欲於告 廟後還宮時為之此亦不妨三處
歌謠同日俱呈宜當傳曰依啓○禮曹啓曰優老之典國家先務
聖教至此孰不感激尹根壽等自曹別無舉行之事令吏戶曹
商量啓稟何如傳曰允○兩司合啓三賊事秘密事不從○壬申
兵曹啓曰分都摠府啓曰當初分付權設特傳教內與本府一體
施行故近日或因箇滿或因相避卽廳與本摠府卽廳相授已成
規例而分摠府卽廳以六朔箇滿見違失職非如堂上軍職之比
殊無與本摠府一體之意請依本摠府卽廳施行何如傳曰允政院
啓曰分摠府草記以本府卽廳一體施行事已為允下矣但本摠
府與分摠府事體為別故當初已定朔數一體施行殊為未安似
不當捧承傳故敢稟傳曰令該曹回啓矣施措乖方則人懷解
體之心處置得宜則士奮守職之勇當初分摠府卽廳設立之時
人皆厭避如就死地者厥後祿俸之給實官之遷一依啟下遵
行故武弁之除授此任者莫不榮幸之慶運官守直不勞而嚴

日日搞奸朝朝呵責未足以責其死力曷若令渠自能盡職乎其
間朔滿而遠者愆憲如有失此不限朔數之請所由而發也茅
念以則人情懈惰更以十二朔為準實官有闕處必以分摠之府
移授有若循序而進則武士爭奮守直必嚴此意捧承傳施行
何如傳曰九○掌樂都監啓曰沉香山歌謠獻軸時妓生工人等
各樣呈才必須前期逐日慣習庶無臨時顛倒之患而上司不
量事勢諸處定送甚於前日大禮臨迫一日為急不能專意
所業極為憫慮限大禮前一切勿為定送事捧承傳施行何
如傳曰九○傳曰獻軸時依上年例自上及世子駐輦左右雜
人十分嚴禁事令該曹詳察舉行○傳曰夜對廳修粧
時十分明朗善造而賓陽門外內官守門待命廳及王子師傅
廳并造成事言于繕修都監又曰昌慶宮繕修之役不久當畢矣
歡慶殿內殿堂月廊丹青剝落處一一修改通明殿板子依大
造殿例改排○繕修都監啓曰青瓦廣加傳習事累承聖教所入
雜物令該司連續進排事已為捧承傳矣今見燔瓦所監役官手
本則曾造青瓦一訥已盡着教令將連續燔造而功役浩大不

得已別設一所軍匠料布踏泥牛等一應所入之物令該司磨鍊進
排然後可以成形燔造云如踏泥牛則以都監牛隻當為移用而牛
隻養飼草太及軍匠料布各項雜物則依手本進排事捧承傳
施行何如傳曰允○兩司合啓三賊事答曰已論不允○備邊司啓
曰沃溝民人呈狀本司曰上年大無民將慎登新縣監朴永緒誠
心撫摩官備百餘石米代民稅納民愛之不啻召杜願勿經席
云緣係民情敢啓答曰知道自上何能知其實情自本司詳
議以啓○癸酉傳曰繕修之役何月可畢予詳察以啓○答
領議政劄曰大禮又退卿可勿辭調理勉恭更加盡心國事又
遣內醫看病○傳曰都城頽落處久不修築以致人潛越無
忌令兵曹各別料理從速盡等○繕修都監啓曰昌慶宮
營遠時所用唐彩色質未事去四月初一日別定盡質賈持
價銀送于義州而今見義州府尹所報以為鎮江等處絕無
彩色有處不得已當質於遼東而無越江諭書不得擅送質
末云明政文政兩殿丹青今方始役彩色不足日望義州質末
之期而義州所報如此彩色未得越質則勢將停役極為洵慮

以此意下諭義州府尹急送都監盡負于遼東使之趁時質末
何如傳曰允○報漏閣都監啓曰都監各件需用凡具名匠磨
鍊則所入雜物與欽敬閣都監大同小異其中大水壺則可以前
排仍用左右龍桶則前排破件亦可修補用之如三水壺大鍾大
鈴左右遶鈴所造鑄鐵牛支正鐵炭石等物則或行會于各道
移文于該司取用矣但臺石之等必用細石功役甚大而石工等
方役于繕修都監役事方急云稍待本月晦間役事閑歇除
出若干名始役猶為未晚矣至於漏閣修裝之木小不下大
不等二百餘条云欲斫於水上則非但本道物力殘薄一条斫末
費力不貲二百条之上納不可以月日為期湖南莞島等處則可
用之材繕修都監幾盡斫末且戰舡產材之地決難沒數伐取
黃海道則不等可合目前絕無木呂亦甚不好不得已公洪道安
砥道箇箇擇斫則可以得之云都監廊廳急速下送水使同議
隨便斫末而載末舡隻則以道內兵舡數隻擇其完固潦水前
上送事下諭于水使處宜當且強鐵二年木等物則依前
欽敬閣特例高方所在之物移文取用之意敦啓傳曰依啓

大不等二百餘條無乃過多乎我國事例多過濫之弊前頭亦有重建法宮之舉宮闕可用木切勿斫伐實入數更為十分詳議研末○兩司合啓三賊事秘密事不送○傳曰荒唐唐人既入于禁苑中軍士行伍間極為可駭後苑及各營軍士詳細點考嚴加譏察扈衛等事十分嚴密為之色承旨亦常常檢察又傳曰近日刑曹囚人非但相繼病斃必多虛踈之事卞景質十分堅囚着實赦療使無虛踈之患色承旨号加申飭而海西軍士勿使入直後苑事言于兵曹又傳曰卞景質以豐川人若欲見同鄉人則自當訪見於晝間矣何必乘夕混立於入番軍士行伍中乎此必有隱情多般窮問潛入後苑入直軍士行伍中情由而不為直招則移囚禁府三省嚴鞠景質同鄉甲士並令捕盜廳囚禁嚴鞠又傳曰海西軍士姑勿使入於昌慶營並分定於他外處又傳曰當此人心不測之時後苑及牆外各營關外扈衛處禁軍之士一一詳細點考如有荒唐人則一一捕囚嚴鞠得情○甲戌傳曰刑曹囚人不無逃躲者將末亦不可不慮典獄主簿既以文官差出獄官今後各別檢飭使無虛踈之患而

色承旨亦常加嚴飭○傳曰世子病患之餘飲福宴日久之殿庭觸冒炎暑必致添傷或排小遮日於拜位陞殿後即撤去而後勿為例似便令禮官從長議處○戶曹啓曰領敦寧府事鄭昌衍正月及四月祿俸依前日啓下令倉官輸送則病未出仕而受祿未安閉門不納故還為輸末云敢啓傳曰更令該司輸送○兵曹啓曰近日禁軍等入番外分定各處其苦倍從自上屢下撫恤之教故本曹別備木若干同除出已為俵給之意敢啓傳曰知道禁軍已出身人則時時除授遷將常加撫恤非傳授有旨不得已之事則勿為顯數出使俾無怨苦○兩司合啓三聘等三賊並亟命嚴鞠按律定罪雲祥明示常刑秘密事答曰不允○乙亥兵批啓曰同知中樞府事有闕而捧承傳人負已蓋舉行只有月串僉使李文賓何以為之敢稟傳曰李文賓歸未竣同知除授○司諫院啓曰國家不幸逆獄繼起而近年以來大臣不備推官有故固圉填滿完了無期豈不寒心其間業已承服之罪喘尚延時月之命而以終天壽者有之多年在逃之賊魁亦幸被縛於捕盜而久不鞫問者有之又有得參於議啓之中而經年因滯

者其類不少殄殲多罪固當急為開釋無辜亦不可緩自上留念
獄事示不自專幸求得中每咨群下大臣推官之獻議非止一
再亦非不詳密啓達而猶慮其未盡也又下更議以啓之教臨事
慎重之意孰不歎服第一人意見萬無終始之異雖令百番更議
以啓而臣等臣等必謂之無他說也判義禁朴承宗病根不淺長
在呈告必欲待其出仕議定則完獄之期為日漸遠自前有在
家獻議之例不須末詣闕下而結末也惟在廓揮乾斷裁
自聖衷而已至於保放之人其類亦多如無更問可疑之端則
何必使久而淹滯以滋其冤罔哉請亟降夬決之音以致清明之
治繕修之役功不使鬼物不天末凡百之需皆出於民力一夫有闕
一物當百而都監廊廳權鶴本以汎濫之人多行磨鄙之事
木手之中擇其善手者二名公然率去造成私室而猶不知足
又營一室其無忌憚至此甚矣至於適搯木頭可用煨石階輪
暗運蔑公入已如此之人不可仍授此任以濟其慾為此任者得免
人言者蓋少而此則分明尤甚者故特舉以論請命罷職不叙
以懲其他答曰完獄事言于翰廳權鶴事徐當發落○兩

司合啓雲祥明亦常刑事三聘等三賊亟命嚴鞠按律定罪事
答曰參酌定罪勿用強煩近來朝論政治誣告太甚力防捕賊人
論賞酬勞等事雖在逃逆魁立於目前或有他意外之變誰
肯直告以陷陷身之禍哉况此守令非如德龍彥春身為守土
之官目見境內荒唐人執投聞于朝廷其處置結末實出於
朝廷非深等之罪也慶業則已令議啓尤非論執強煩者也不允
○司憲府啓曰成均館折受魚箭皆有定處必有舡隻投魚打其處
者然後乃可成籍收稅以為養賢之資者自是二百年舊規
而近來養賢庫所納魚稅不拘文簿預成空名尺文給付下
人聞見富實有產業者不問舡隻有無投魚虛索任意置簿
百般侵責期於必納而後填名給尺甚者劫捧價物於各官不
干下人下人不勝侵剝貸出月利以塞目前之責濱海居民因此
受弊不勝其苦今後成均館折受處投魚人各其官眼同成均
館差人從實成冊收納本館俾無非本業橫侵之弊以正儒士
之供水軍之役最苦於諸色之軍世傳其任不得挪移者其意有
在平特規例則當番價布以木則二疋以米則十斗亂後邊將汎

濫任意倍徵木則四疋米則十五斗當番之外又作勅番之名加責
科外之歛相續流三軍額日縮者實由於此今後令兵曹依平時
規例詳定價布之數至如宣惠一廳所納禮彞價布亦令本官計
名收捧直納京師以杜中間加捧之弊新選定虜衛之設非他諸色
雜軍之比必以士族業武不當定軍者充之輪回入番於兵水營以
為手下之親兵者其意有在近來各道主將不問門地不較才藝
至以已定正軍者公然受價任意外差非但應屬新選者差與為
列軍案之日縮宗由於此今後各道新選依法典充定切勿以案付
已定軍役者移差新選俾無混雜減縮之弊荅曰依啓水軍定
虜衛等事徐當發落○以沈惇為禮曹叅判宋駟為刑曹叅判
朴自興為刑曹叅議知製教柳希亮為承政院右副承旨崔應
虛為承政院承旨任性之為弘文館副校理李廷為司諫
院正言李再榮為奉常主簿黃德符為藝文館奉教無世子
侍講院說書韓定國為藝文館檢閱○丙子刑房承旨韓續男
啓曰凡狀啓乃告君之辭也為藩臣者所當十分詳察事無大小
備陳曲折明白上達可也臣再昨見黃海監司尹調元狀啓有

海州牧使崔沂不報監司濫用刑杖云而不言某人以某罪受杖受杖而生死與否沂之所以不報者何意刑吏執杖者亦何人也措語矇然莫知其由其不察之失極矣請從重推考傳曰允更令詳察以啓

先是景德之獄出於李侑醫腹心王頰疑之而為凶黨所脅制不能窮治朴承宗之徒欲因此困之請逆刑景德之流接日以上王每下鞠廳議之

兩瞻等大控謀起大獄以壓之時黃慎南以恭方謫海西遂倡為九月山大賊隱伏之說至於上聞會兩瞻真族李邦興異姓六寸弟朴而椒與朴希悅等以悖惡之行為一鄉所不容前

警等諷使搆變而椒等將上京圖之其兄知之要於路沮之由此一鄉惡之欲以其罪惡誅之聯狀請罪於崔沂投治之際而椒等慮出凶書請上變所引多沂親戚鄉人雜以朝士貴臣沂以其虛誕不忍每辜橫羅還後而椒任其自為而沂二人於其親而而送之其親屬憤而椒等無怙乃潛殺之沂初不知也特續男以刑房承旨方謀微鍊既聞知而椒等死陰誘宣傳官俞世曾托以檢察烽燧先到海州探其事狀表裡相應將搆大獄柳希奮等調知續男世曾之謀潛送沂而親於中路林以禍福勸令改其供草曰凶書所錄皆一特外戚大臣之失勢者如是則上必不信其事而續男等微鍊之迹明矣希奮之意實在於因此反獄攬奪權柄而沂亦動於死生不免曲循庭供之日乃言鄭昌行奇自獻朴承宗父子希奮兄弟之名皆在凶書云云希

奮即與鄭昌行以下諸人皆席蓐關門之外王既驚且疑續男又以希奮之謀
潛通於王王大怒遂加極刑於沂此海獄之所以起也沂園門校戮沂所親及州里連
逮榜掠或死或竄者不知其幾人所之子有石年十六亦緣坐棄市劊手希先是
日暴死時久不雨忽雷震或云續男之孫亦震死而諱言墮斃云嗚呼孰謂天道
無知也○司諫院啓曰京畿水軍之役比諸他道他民其苦百倍而獨不蒙憲惠之恩
誠可哀矜往在 先王朝新設德浦於江華地必有意見而一厥後
有一水使無端啓罷所屬水軍不還本籍而移係水營極是無據若
令屬於宣惠廳以其價布酬應渠等雜役之用則似為便益亦可
解倒懸之急請下廟堂高議以定守令之罰止於用咎若合刑
杖之罪則必報監司此古今金石之典也昨見黃海監司狀啓大
緊海州牧使崔沂不報監司濫用刑杖云罪之輕重事之曲折所
未解而若至於滅絕人命則尤極可駭請崔沂及刑吏杖卒並
命拿鞫且海州乃監司留主之所非無所聞所知而汎然狀啓極
為非矣請尹調元推考治罪答曰水軍崔沂等事依啓○司
憲府啓曰凡守令之用刑罪無輕重必稟監司海州牧使崔沂以
杖高守令不報監司濫法濫刑致斃人命云其擅殺之罪不可不

懲而未流之弊亦不可不防請崔沂及次知刑吏執杖羅卒並命嚴鞠監司同在一州不無所聞而據然狀啓只請罷黜極為駭愕請尹調元推考答曰依啓○兩司合啓雲祥羽示常刑秘密事三聘深慶業三賊並巫命嚴鞠按律定罪答曰已論○備邊司啓曰因白川民人等狀縣監趙璞仍任啓辭答曰趙璞特留白川手已赴扶餘乎察啓事傳教笑回縣京主人推問則已為赴任云笑傳曰知道已赴新邑則不必仍任○兵曹啓曰

祖宗朝設內三廳

皆以衣冠子弟抄選以備宿衛即廳完議以考其族派如何會同取才以試其武藝既屬之後春秋都試極其教練一藝不中輒即汰去常於正殿月廊密近宜宿朝夕饋以宣飯俾不得一刻離所而分番迭休以養其精力故操持弓矢者名隸禁軍雖三公六卿之子莫不願屬焉出番之時則或射帷或馳馬日日鍊業元數雖不滿千一人足以當百近未上番軍士比舊減數且多殘弱故把守之處例定禁軍禁軍突入番外無一日休息渠等多是貧寒之人朝夕所喫不得以時又不暇治辦生業非但筋力之不及抑且流散之可慮疫癘因頓不能出氣緩急之際將何所恃

其間不堪其苦自退者有之恐非國家休養武士之意凡人情苦則生怨怨則思亂自古變亂或出於衛士之怨今此我國禁軍皆是士族之裔而涵泳於聖化中雖置之水火中必無他心然國家待渠之道不可以不怨而不為之所也不特禁軍為然武兼宣傳官亦無休暇之時正宜一樣處通臣等待罪本兵軍情所係惶恐敢稟傳曰依啓○韓纘男啓曰黃海監司尹調元處更令詳察以啓事傳教矣濫刑之事若為發覺則刑吏及執杖使令例為逃避刑吏及執杖使令並為囚禁事亦下諭何如傳曰先遣宣傳官馳諭○丁丑傳于韓纘男曰外方所在人則令各道急速物色跟捕械送事先遣宣傳官馳諭而禁府都事則姑為待一二日發送○傳于韓纘男曰禁府罪人多入依近例嚴囚譏察事言于禁府及捕盜廳色承旨亦常加申飭為之月令醫曹負亦十分擇定事着實舉行○傳曰後苑入直將士入直時亦當詳細點考翌曉出外時直宿禁軍以下別將武無宣傳官一一點考詳察出入事招別將詳細言之又傳曰後苑入直各營別將極擇有才略解事驍健武臣擬差事言于兵曹雖後二品武臣無實職

人並擬擇差事言之又傳曰

太廟親祭時

宗廟近處伏兵

邏譏察等事申明為之事令兵曹訓練都監更加申飭舉行
○傳曰權鶴事令繕修都監覈實以啓○又傳曰訓練都監軍

卒乃輦下親兵目

先朝教鍊有素一人有闕雖老病廢棄

者如提調大將以下諸將官色廊廳會同看審後汰去如非年老
廢疾者雖或有罪犯量施他罰切勿汰去可笑此意着實舉行
前日汰去軍兵一一還屬後書啓事言于本都監○吏曹啓曰在
外堂上武臣並速召集羅散者亦書啓叙用事令該曹察為矣武
臣堂上居中及堂下居下罷職時推人負並為書啓予敢稟傳
曰中下等人並為召集○掌樂都監啓曰沉香山諸具修補方急
而大禮日期亦迫監造官前主簿閔澗專掌樂工直長鄭之啓
專掌妓生逐日閱習晝夜不離前者未設都監特俱差 宗廟
親祭執事都監之役若無色官事多虛踈極為洞慮監造官閔
澗直長鄭之啓祭官改差專察其任俾無廢事顛倒之患何如
傳曰允○繕修都監啓曰有旨繕修之役何月可畢詳察以啓矣
四殿及月廊則不久將為畢役而但各衙門木石趁未輸入或有方

造之處或有鍊材之地間架之多少初既不同始役之先後亦且有異勢將次第成就而完畢之期雖不敷的知似不出於秋末冬初之間矣傳曰知道各衙門及可造處一一詳細以造○繕修都監啓曰平安道穀石督運差官沈訥上年間聞其頗有幹能入啓差送則所爲之事頗有頭緒且無弊端於本道云及其再往之時渠適武科初試入格會試臨迺切於赴舉再三呈訴而君送他人則慮有虛疎之弊仍爲入送矣今見本道監司移牒且聽渠言則許多所幹之事一依都監分付極其詳盡賴以助工宗爲不少爲國盡誠極爲可嘉且以國事之故至於無故停舉尤極可矜各別論賞以酬勤勞之功何如傳曰直赴殿試沈訥以么麼一庶賤內外締結圖差差官之任臺國病民無兩不至及以論賞酬勞特命直赴殿試其爲公行私召亂覆亡之禍已垂於此矣○傳曰刑房承旨自今以後逐日早仕勿爲早出如有罪人捕捉之事則入直勿出事一依前例察爲○戊寅任就正啓曰海州牧使拿末其代不可不急急差送即日爲政十分擇差數日內發送宜當事係緊急敢啓傳曰今日大院君私忌明日國忌不可爲政十一日爲之○傳于韓續男曰甚諫

所啓獄事更議啓者何事未及議啓事何事色承旨詳細察啓又傳曰千秋使處言送傳教之意 聖節使處亦一一詳細言送○

傳曰齋戒日呈辭雜公事雖不可出入而係干

中朝事及啓報繕

修逆獄緊急事則即爲入啓○傳曰北兵使軍官厭憚不赴者甚多令兵曹各別催促入送其中久不入去者另施克軍之律事申明舉行○傳曰公事廳司謁房夜對廳外及長慶門外兩處各爲造成景春殿當初不能善造多有動退破漏處仁陽殿畢役後卽爲修改○已卯傳曰端午進上油扇諸都監幾盡賜給內儲 缺乏如有意外之用不可不預備油扇各三百把速爲精造上送事慶尚全羅監司處下諭○庚辰司憲府啓曰前牧使崔沂所殺之人其人事狀似涉告變傳播遠邇衆言籍籍虛實真偽難不可知原情推問一刻爲急今因丁忠敏事已下庭鞫之命詩崔沂拿末即時捧招以審其間事情答曰依啓○鞫廳啓曰前牧使崔沂供稱臣在任特栗枝里居高景叁等二十五人連名等狀曰同里居朴而彬朴希逸等同心作黨衝火作賊而彬則意弓弓母前劫分家財歐打其兄希逸則身居父喪強奸庶母之弟造

作虛語謀害同姓三寸叔作惡如此苟不懲治則倫紀敗傷依律
定罪云云臣投耒推問則皆是迷劣年少之人遽為報使請刑
則似為殘忍略加杖罰三十度戒飭改行之際渠等詐稱吾等
將告變於朝廷因納名錄一件紙張臣取耒略見初面則意雖
凶慘措語無倫不似滿一笑非但盡書海州一邑之人本道監司隣
近守令及朝中宰臣名士多在其中臣魂驚魄散慘不忍再見
今不盡記而如鄭昌行柳希奮朴承宗朴樾朴梓朴自興鄭
廣成朴弘道孫佃鄭文翼柳希亮柳孝立李覺奇俊格朴
彛叙韓汝稷洪遵奇允獻朴自凝金時輔等雜稱將官載於
名錄之首臣因念此輩生長遠鄉年未二十朝廷名宇末由得
知而雜錄如是極為駭怪海州一邑則因渠罪惡常欲重
治故渠乃畜怨構陷之狀昭然可見至於鄭昌行以下諸宰皆是
國家義同休戚之臣萬不近似而亦在其中臣竊念此事正類前
日德龍彥春等所為朝廷方論誣告一事之時又發大不近似
之事則事涉誣告將與申潔尹三聘等無異臣即送姪子於
監司處不言監司之名亦在其中而泛問此等事將何以處置

云則監司亦曰不可輕處當使放送云臣反覆思量將此無形之書處爲馳報則恐陷誣告之罪莫如使渠等親自持告故即以凶書還給渠等使之自爲仍招而檄同生兄而文希逸三十叔啓運等保授放送而已此後之事全未知之三十度打下亦在於不見凶書之前擅殺之言千萬理無千萬曖昧大槩謀逆天下之極惡討逆臣子之大義若有疑似之迹則固當沐浴請討奔走不暇況今國家報功之典宗出尋常臣豈無希功望賞之心而不先馳報自陷於不忠不義之地乎臣處事踈漏之失萬死無惜若曰萬法濫刑滅絕人命則千萬曖昧臣受恩兩朝官至堂上榮寵已極忘身徇國之心夙夜耿耿當此莫大之事何敢一毫慢忽於其間乎○傳曰仁陽殿次知廊廳被論監役官亦稱病不仕使之速爲察任都一廳趙有道亦久不仕速令出仕檢飭○傳曰公事廳等處都監官負中別出勤幹卽廳監役官急速善爲料理議造事言于繕修都監○備邊司啓曰戊中年間自上特軫江都保障之計另差有司堂上一負使之料理江華防備措置貯糧等事頗有着實矣近年以

末廢而不舉畿輔根本之地將為棄邑今者至邇湖南已赴任
守令使之再蒞期責成效聖慮所及實非偶然依戊申年例
以司堂上一負啓下仍令句管宜當傳曰依啓○訓練都監啓
曰嘗聞兵務精不務多此乃兵家之格言與其庸雜軍人之
多寧精擇而練習是以左傳曰兵民之殘財用之盡國之灾也
又曰討軍實而申警之周禮曰選士礪兵簡鍊俊傑宋仁宗
之時招刺太多將驕士惰徒耗國用丘濬議之誠以軍兵者所
以衛內捍外不可如養馬者之少盡其力則老不可棄者故頃者
別隊軍兵中或年老或才方不合調用且非如炮手之常常
入防北道者而徒費廩料無以每人各有奉足三名之多戶
曹則極言糧餉匱乏將有腹中之变若拘於人情苟且仍存則
恐犯古人兵家之所甚忌故不得已使大將及軍色郎廳試才
汰去其庸雜若干名留其稍精者矣今承聖教盡為還屬之
意敢啓傳曰依啓○訓練都監啓曰傳旨 太廟親祭特
宗廟近處伏兵巡邏等事申飭為之矢遵奉聖教申飭舉
行之意敢啓傳曰知道○以許筠為刑曹判書白大珩為黃

海道觀察使韓纘男為承政院都承旨任就正為左承旨俞大健為
右承旨柳希亮為左副承旨李命男為右副承旨安應亨為
同副承旨李昌後為弘文館催撰黃德符為藝文館奉教兼世
子侍講院說書鄭榮國為海州牧使○辛巳承政院啓曰兵曹
判書朴承宗待闕門到闕門外曰名出函書待死闕下密符
不敢仍帶云送于本院何以為之傳曰勿待罪事論之密符
仍授○韓纘男啓曰義禁府都事尹起三以崔沂及刑吏
執杖使令拿未事今初八日早朝出去崔沂則已為自現而起
三已過五日至今不來不少逆獄遲緩若此必有用情於其間如
此逮捕逆黨一刻為急之時所當重治請尹起三從重察之傳
曰崔沂上京累日昨夕始為自現其情已為叵測而刑吏使令拿
至今不為拿未尤極可駭尹起三拿未嚴鞠依律定罪○韓纘
男啓曰以秘密事宣傳官出去請出探信且左副承旨柳希亮
闕門外待命之意敢啓傳曰勿為待命入未察職事言之○韓
纘男啓曰即者前判書趙挺呈上疏後因為待命於闕門外而
上疏則齋戒日故不得入啓之意敢啓傳曰知道趙挺既不出

崔沂招辭有何待命之事乎勿為待命事言之大槩親祭致
齋日紛紛待命極為不當政院知悉仍傳曰趙挺上疏入之○
韓纘男啓曰臣今見前判書趙挺上疏有崔沂出示元情單於
象中有挺名而昨日元情時不為舉名云沂乃臣子而以拿命
自現則所當因晝夜遑遑汲汲聖獄門若蛾赴燭可也而乃敢
從容留連草草於衆人有若相議者然初何心而書之後何
心而略之縱情加減不知所減者幾許人也情狀極為痛駭此數
款更問時一一按問何如傳曰允雜人嚴禁各別救療事色承旨
申飭為之○政院啓曰左副承旨柳希亮命招則以為臣與同生元
希奮等同在闕門外待命之中不敢入未云希亮入清齋然後
可以參祭請再招傳曰允○韓纘男啓曰左副承旨柳希亮再
招則不為入未矣大槩其意則與諸臣同在仗策待罪而獨為
入未似為未安之意矣傳曰知道更招○政院啓曰再以下教之
意諭于願議政奇自獻則別無所答之言而尚仗闕門外不入清
齋矣傳曰更諭政院又啓曰願議政奇自獻處更諭則即今入
清齋矣傳曰知道○政院啓曰左副承旨柳希亮更招則不為入

未故不得清齋之意敢啓傳曰速為更招○傳曰親祭致齋日待
命未安待命宰臣等並令退去○掌樂都監啓曰沉香山雖已畢
役而其中工人冠服若干諸貝尚多未完大禮日期未遠監造官
無主簿閱對直長鄭之辰逐日閱習晝夜不雜而今者俱差禁府
假都事長主鞠廳都監之事無檢飭之人極為閔慮閔對鄭之
詹假都事改差何如傳曰允○兵曹啓曰逆獄又起速捕絡繹兩
驛人馬其數不多極為閔慮依近例江原黃海公洪等道驛馬
上中等並十五匹差使負別定星火上送事本道觀察使處
下論其間上未時必多日字姤令宣惠廳刷馬三十匹限五日
雇立以補不足何如傳曰允○壬午政院啓曰兵曹判書朴承
宗叅判李覺方在待命之中明日舉動時扈衛檢飭之事似
為虛疎何以為之敢啓傳曰命招使之察職○政院啓曰左
副承旨柳希亮昨日即為更招則不為一未矣傳曰知道○
政院啓曰兵曹判書朴承宗叅判李覺命招則退而待命不
敢詣闕云矣傳曰卿等過慮待命以中函計予竊痛焉豈可
陷賊所之函計予宜安心察職事論之更為命招○政院啓

曰更為命招則朴承宗以為退而待命不敢趨詣云李覽以為待命
闕外不敢入未云矣傳曰更招○承政院啓曰即者兵曹判書朴承宗
左副承旨柳希亮上疏到院而齊戒日不敢捧入留于院中何以為之
敢啓傳曰入之○承政院啓曰兵曹判書朴承宗參判李覽更為命招則
朴承宗以為退而待命惶恐涕泣李覽以為在待命中不敢入未云
矣傳曰私情雖切大義至嚴君上經夜舉動則兵官何敢倨然在宗
不為扈駕身速為更招使之察任○承政院啓曰文昌府院君柳希
奮上疏到院似不敢捧入而朴承宗柳希亮上疏已為入啓每為取
稟亦涉煩瀆故敢為捧入矣傳曰知道○承政院啓曰兵曹判書朴
承宗參判李覽更為命招則朴承宗以為承命未詣闕下惶恐不
知所言舉動時當為扈衛云李覽以為臣當未詣闕下云矣傳
曰知道○傳曰 宗廟外牆洞口以江華軍兵十分嚴守訓鍊
都監巡邏讖察等事更加申飭為之事言于兵曹及訓鍊都監○
傳曰獻軸時輦側及世子扈衛等事一依上年例着實察行還
宮時承旨兵官依上年例步行侍衛事檢察申飭為之○傳
曰 太廟親祭日令守宮提管兵曹堂上闕內及後苑扈

衛等事另加檢劄廂庫弓房嚴守等事一依前例並檢察為之
事言于兵曹○傳曰明日擇定從二品武臣及從事官多率禁
軍軍士宗廟外牆洞口另加嚴守內外巡仗及都城內外巡
仗譏察等事更加十分著實嚴密為之○荅柳希奮疏
曰者疏貝悉卿以勲戚重臣何嫌何疑而待命至此賊沂之
招辭予已知其凶詐之情卿宜勿為待命安心扈衛○傳曰
賊沂之所以為辭之意予已知之卿等勿為過慮待命宜各
退去安心察職事言之○荅柳希亮疏曰疏辭具悉致心勿憚
丞察職事○傳曰海州鄉所呂官頭頭人等詳察不干沂強
者擇遣實都事急速拿未且沂子反監司處所送姪子全
捕盜大將急急跟捕近未國網漏然將不能收拾而禁等存事
尤甚虛踈相通言語之變莫能禁抑極為寒心今後又有如前
虛踈相通之事則禁府上直都事拿鞫從重治罪堂上亦當
被重責各別申明嚴飭之意言于禁府○荅兵曹判書朴承
宗疏曰者疏深用驚愕何可以賊沂凶招至於待命乎卿宜
安心勿憚丞察職事○傳曰親祭舉動日訓練都監軍色提

調不離扈衛檢劾諸事○政院啓曰願敦寧鄭昌行方在待
命中內醫首不可復更仍留云故還來云美傳曰知道仍送看病
○傳曰假承旨假參知以有名望計慮人擇差守宮○司憲
府啓曰崔沂所殺之人涉於告變之說既已傳播於遠通而今
聞渠之供招果涉告變一如前所云之語則所當因其現後從
實直招之不暇而專務掩覆託言還給口傳函書其人已死何所憑
問其書還給真偽難辨而張皇羅織廣引傳授姻戚大臣勳宰
侍從無不見罹於密網至使鞠廳大臣禁府堂上對口制手肘不
得參鞠其心所在極為叵測設使被殺之人果是告變而其
文書中如有此等辜辜執及朝士姓名則渠何敢匿其文書而口辨
於細招之時任意吞吐以為陷人之機穿乎且見趙廷待罪之
辭則渠之自為增損眩亂虛實之迹昭不可掩臣等以為被殺
者非告變而渠是告變人也自以為為怨陷於誣告而還給其書
使之自為告而畢竟口傳書中之姓名使此大獄茫茫難處
渠之謀免誣告云者適所以自陷於誣告也况其擅殺之事已
發於渠在官之日非特刑吏執杖得與其事在傍鄉所等亦

必有同參聞見者請並命拿未究問崔沂亦更加嚴鞫期於得
情以安被誣諸臣之心答曰依啓○司諫院啓曰罪人崔沂
滅迹告者凶謀叵測及其就鞫口誦數十餘人之名皆是勲戚
大臣重臣與侍從名官也此非一朝一夕之計揣摩較量一以爲
自免之計一以爲緩獄之謀身自爲告者使鞫廳相臣推官
皆不得自安此何等氣象也若不嚴鞫得情以斷其罪則朝
廷終無寧靖之日豈不寒心請崔沂亟命嚴鞫且一鄉品官頭
頭人等亦無不知之理而爲鄉所者幾半沂之切親云其中
擇其不干沂族者數三人爲先拿未憑問真偽然後當審其虛
實請鄉所頭頭人亟命拿未前監司尹調元狀啓之辭與
崔沂供招大相牴牾亦不可不爲之窮問請尹調元亟命
拿未答曰依啓○左右捕盜大將啓曰有旨崔沂子及沂姪子
監司處傳言者二人急急跟捕矣崔沂子有石跟捕而姪子
監司處傳言者所居處問于有石則崔有泳捕名者時居海
州西面而不得捕捉云傳曰知道拿囚沂有他子則並跟捕
○韓績男啓曰海州鄉所品官頭頭人等及不干沂族者合手

來事依承傳擇實都事李清送之矣若以臺諫所啓拿未監
司時又遣都事則一處不可遣兩都事監司亦令李清拿未
似當且當初二十九人等狀之首海州栗校居高景參不可不拿問
並一時拿未何如傳曰允監司則不可只使都事拿未宣傳
官標信授送拿未○谷頤相奇自獻劄曰賊所之拉辭不過欲免罪
緩獄之函計耳有何待命之事乎諸卿之不導予意強為待
命亦已過矣况函書中有無實難測知卿宜勿辭安心入侍
○癸未傳曰待命諸臣勿為過慮一一隨駕事知委舉行
○傳曰還宮日呈才時左右前後者喧部將申飭宣擾之事十
分嚴禁○傳曰舉動還宮後賀禮前凡疏章勿入禮畢後為之
○甲申王還宮時於輦前館學儒生及老人妓生等歌謠獻
軸王駐輦觀雜戲○兩司啓曰雜戲非禮久駐未安荅曰禮
官既為啓請仍行何傷勿用煩論○王命招左承旨任就正曰
此拋毬樂時八者外其餘止之○政院啓曰須教事傳教矣其罪以
下赦之手敢稟傳曰雜犯死罪以下並赦○申時王出御于仁政
殿受百官賀頌赦八道○傳曰今日陳賀時兵曹判書荅判不為

侍衛字察啓○傳曰須赦百官加為之難犯死罪以下並放○乙酉
政院啓曰除官宗宰稱病不來人並命招使之參宴傳教矣分
付各司使之來告道不進而願議政者自獻文昌府院君柳希奮靈
原君朴健並待命左副承旨柳希亮亦為待命若待各司畢
未告則日勢必晚石四人為先命招何如傳曰前已盡論有何
待命之事乎速為命招○政院啓曰文昌府院君柳希奮命
招則未詣闕下矣朴健則三度命招以病不來矣傳曰知道私
情雖切君命尤重累招不來可謂知禮乎速為更招○巳時王
出仁政殿賜羣臣宴○大司憲柳澗大司諫南瑾副提學柳浦啓
曰 聖祖先王至寬極痛至于今日俱已昭雪一國含生莫不
歡忭茅念聖上至孝盛烈度越前後禮部贊揚 皇上

褒美四海之內孰不嘆服臣等昨昨違賀時欲因請上尊號
而日勢忙迫未及陳列今幸入侍敢以三司之意先稟伏願
聖明快從羣請以慰臣民顛望之誠不勝幸甚 答曰 皇上
勅勤懇心夏出尋常感敷同極但此是諸卿協贊之誠而聖
天子之洪恩也不辟何功之有上號之請不敢當也宜勿為此言

○領議政奇自獻二品以上啓曰 聖祖先王至寬極痛俱已昭
雪一國舍生莫不擢柝聖上至孝成烈度越前後禮部贊揚
皇上褒美四海之內孰不嘆服上尊辨之事速為舉行宜
當伏願聖明快從羣請以副臣民之顙望不勝幸甚答曰
誠無是理卿等勿為煩論幸甚○宗室啓曰遇國家萬世
之慶臣等忝在宗宰之列欲上尊辨之誠與朝廷無異伏願
聖明快從論答曰予意已諭于朝廷卿等勿為並煩○
侍衛諸將閔夢龍等啓曰今此辨誣之舉乃 宗社無前之
慶無非聖孝格天之所致尊崇之請實出輿情 臣等亦忝侍
衛之列區區之情不敢不達答曰予意已諭于朝廷宗室政院
卿等勿為並煩○行司果睦大欽等啓曰尊辨一事自大
臣至於政院三司宗室諸將皆已啓請奉國同然臣等不勝區
區之情惶恐敢啓答曰予意已諭于朝廷宗室及大臣以下爾等
勿為並煩○都承旨韓續男等啓曰 祖宗先王至寬極痛
之所未盡洵聖上之重被厚誣一舉而痛雪之 宗社之慶臣
民之福孰大於此乎皆由聖上至誠感于神明至孝格于皇

天東方千古乃有今日大臣三司宗宰之請實出於一國之公論
朝野之顯望請亟命舉行答曰予意已諭于朝廷宗室勿為
並煩○舍人李大焯朴鼎吉侍講院輔德裴大維等及在廷
堂下官等啓曰 聖祖先王至寃極痛今日始得快雪祗奉寵
勅詔膺大慶我聖上至誠大孝增光前代一國臣民莫不
歡忻抃賀請俯循輿情即許上尊號答曰已諭于宗室大
臣以下爾等勿為並煩○雷城正維以下啓曰俱以未裔幸
逢大慶請從廷臣之請以慰臣民之望不勝幸甚答曰已諭于
朝廷勿為並煩○大司憲柳澗大司諫南瑾啓曰因慶設宴上
下同歡固是盛事而第念大駕自十四日勞動仍為絰夜若又
犯夜則恐致玉體之傷宴禮已過五爵請命停止答曰宴禮每
不得完仍行完禮可矣○司饗提調順寧君景儉等啓曰
祖宗之著恥 先王之寃痛既已昭雪誠今日莫大之慶也此實
由我聖上誠孝所感凡在舍生之類莫不歡欣舉國臣民掄揚聖
德之情曷有其極大臣諸宰三司多官陳戒於榻前則君羣
下同然之請聖鑒固已洞燭臣等今日一執役之臣也雖不

得同參諸宰之後而區區祝聖之意亦不下於諸臣矣伏願
聖明快從公論以副輿情答曰已諭于 王子大臣以下卿等
勿為並煩○戶曹啓曰進獻龍文簾席 天朝人頗好之但
所畫之龍形掾甚粗太不相似 天朝以此為哂云今後
令善畫畫師畫於紙面下送於該道各官知會席匠使之
依樣織紋為當傳曰依啓體亦小十分善畫下送使之精造
封進○丙戌政院啓曰今日遮鞫為之命下矣即者禁府郎
廳未言願議政竒自獻則今以待命事當到闕下云判義禁
朴承宗則自名出函書之後本府大小公事全不管攝云矣
傳曰今則尤無待命之事安心參鞫事諭之願相願敦寧判
義禁並速命招○政院啓曰判義禁朴承宗更為命招則病
重不末矣傳曰崔沂等獄事自上當親鞫卿別無所嫌况他
罪人則尤無可避之道矣囚繫甚多安心參鞫使獄事勿滯
之意諭之速為更招○政院啓曰願相處諭之則子弟之名出
於函書臣等決不可參鞫參鞫則臣之罪必益重使他人鞫
之獄體宜當云矣傳曰崔沂等獄事自當親鞫卿別無所嫌况

他罪人則尤無可避之道矣因繫甚多速為參鞠使獄事無滯
○傳曰國家大禮百官著朝服者甚少如有可備之力而不為
備者則事甚不可貧寒未禱宗室固難責備其他可備之
人限某年正月為始一齊備著事令禮官詳議舉行又國
家之大事在祀典戎而令此親祭時宗親文武百官陪祭者甚
少所見埋沒今後令禮官法司另加申飭糾劾分朋老病有故
者外使之盡參陪祭事著實舉行○大司諫南瑾大司憲
柳澗執義金質幹司諫尹訥掌令琴愷林健持平鄭遵邊
應垣正言李迕鄭良胤啓曰 宗系未改惡名猶存為我國
無窮之至痛而累代陳辨至于我 先王始得昭雪詎須會
典環三韓一區得免為無父無君之國不幸荒恠諸書重謬
龍襲誤久被醜詆未由消滌至痛尚未去身何幸陳奏曲折即
蒙快雪此則 先朝之所未也有也至於倭寇射天之日 謫人敢
倡向道才等詭幾陷不測之地速聖上嗣服之初爭言之說不
幸有之無根不近之言前後狼籍不一而足一日不洗則猶存
一日之痛一月不洗則猶存一月之痛至若一年二年則

其為至寬極痛如何可言幸蒙聖上事大至誠誠孝格天
具由祈懇一使一介行李遽蒙禮部之敷奏 皇上之勅諭
出守常萬萬痛釋而快滿使天下後世皆知日月之重光不
止於一時而已則昔為因極之至寬今為莫盛之大慶我國
舍生孰不歡拚舞之蹈之羣情若此雖君上不得以沮折况有
其實則名固從之古人有言自上雖欲撓謹稱實徽辨焉
得以辭焉我 先王亦已行之此前事之可監後日之元龜
請亟從微辨之懇以荅臣民之望荅曰予意昨已諭之私已心
日勿為煩擾○兩司連啓三聘深慶業三賊及雲祥事荅曰
已諭勿煩○司諫院啓曰國家不幸逆獄絀起而近年以來大
臣不備推官有故因圉填滿了無期豈不寒心其間業已
承服之罪嗚尚延時月之命而以終天壽者有之多年在廷
之逆魁亦幸被縛於捕盜而久不鞫問者有之又非得參於
議啓之中而經年滯囚者其數不少矜軫多罪固當汲汲
而開釋無辜亦不可緩自上留念獄事示不自專事求得中
每咨羣下大臣推官之獻議非止一再亦非不詳密而猶慮

其未盡也又下更議以啓之教臨事慎重之美意孰不嘆服
第一人意見萬無初終之異雖百番更議以啓而臣等必謂
之無他說也判義禁朴承宗病根不淺長在呈告必欲待其
出仕議之則完徵之期爲日漸遠自前有在宗獻議之例不須
未詣闕下而結末也唯在廓揮乾斷裁自聖衷而已何可每
言於鞠廳而莫爲之速完乎至於保效之人其類亦多如無
更問可疑之端則何必使久而淹滯以滋其寃悶哉不敵
要囚慰悅人心誠今日之急務此臣等之所以至再至三而不
知止者也况今海西安城之變並出已爲囚繫者不勝其多
若又辭連則將未之逮捕必甚於此年久之獄猶未快決則
事又難處實非細慮請亟賜一命以快物情荅曰當量處
○百官啓曰臣等竊惟帝王之緒統立極莫重於孝而尊祖
敬宗者孝之大也臣子之事君盡禮惟在於誠而頌德歸美
者誠之至也故文思欽明傳稱唐堯之德濟哲溫恭史贊虞
舜之聖奚斯之詠吉甫之詩無非褒揚太上美厲歎光修縟
典於當代播洪休於後乘所以膺宗社神祇之佑荅朝野臣民

之望者也。今我殿下光續洪圖，誕受駿命，盡倫而致愛，立本而成化，巍蕩難名之德，輝焯無競之烈，輶軼今古，經緯天地，蜚英萃騰，茂實進崇，弼薦徽補之舉，何可已也。緬惟聖祖，棄籙應天，受封開國，奸臣賊子，逃入天朝，敢懷私憾，搆成巧譏。蓋自永樂甲申迄于萬曆戊子，本國之馳奏辨列前後，相望世更，十三年，近二百始有纂成實錄，頒降會典之事。宗系之受誣，被鱗，雖得釐正而不幸名儒碩士，續乘諸秩，猶襲舛訛，蓋肆醜詆指。聖祖或補遺堂，或加幽絀纂錄之名，嗚呼！宗系辨明而惡名之狼籍，如前會典修輯而外傳之刺謬，益甚。將使天下後世眩亂是非，莫辨其惑，則豈非大可懼哉！况續文獻通考，吾學編經世實用，編弁山別集，大政紀考，書或係奉勅撰成，或為諸司官手故而館閣諸儒，是焉取閱考證，實與正史無異。凡在我國，無論士庶，稍稟知覺者，孰不驚聽而竦神切齒，而腐心乎？然則其可諉之於一部會典之修補，而却以如許諸書記，誤為閑漫文字乎？又豈可諉之於宗系之改正，而却以執遺惡名任加於祖宗而莫之恤乎？

至若先王之被誣尤有所不忍觀不忍聞之事或曰招倭復地啓高揖盜或曰割地與倭歲周粟帛或曰國王請款情涉齟齬或曰娛情詩酒敗度取侮如是捏造迭見編簡嗚呼我先王以至誠大義敬事天朝終始益篤可謂質諸鬼神

神明乎日月而寘天之後受誣至此陟降之靈必為痛怛於冥冥之上矣况此多被謗言又甚應泰之所構者則亦可諉之於往年之奏請而不為之訟寃耶恭惟聖上承先王付托之命奉天子監撫之勅正位貳極嗣臨大寶億兆謳歌遠通愛戴此實東征將士之所目覩海內之所傳播而伍袁萃因何所見敢於林居滯錄中乃有爭立之語所謂爭者乃勢均力敵名位相較之稱也此而不辨則不幾於置逆肆之窺覲登叛人之黨者乎凡此三件之詬辱實萬國所無天下無二者不得不控疏陳籲於天日之下而幸蒙皇上洞燭開部明諒聖旨優渥覆題詳覈息勅潔緝寵數隆溢其於明辨崩雪更無所歎固已昭揭宇宙聳動觀瞻使海內諸國知聖天子眷顧我聖王特出於尋常萬萬也臣等竊詳禮

部題稱有曰其辨祖系也恥作逆黨之後其辨王氏為洪倫
等所弑也著被盜案立之名其辨斧山互市等情也俱蹈引
倭之迹無非自處于尋常倫攸叙之圖表其父為恪恭靖獻之
臣也是則璿原誣玷 聖祖惡名 先王被誣之冤一舉而
昭雪蕩滌者也又曰仍付史館纂修成案抄傳海內與天下
共見之仍勅該國一稟章程無惑浮議將外藩之心迹以昭
天朝之體統以甫矣是則本國被誣情節嚴之史局騰出朝
序勒成信史盡祛私偏之訛謬而表迪于萬祀一以傳布中外
使窮鄉遐裔家至戶到無不洞知其誣枉則比諸會典之補
錄為何如耶其曰著書諸臣後先物故書已傳播無以盡
改但得 明旨再頒諸書不必改正而自無不正也是則將各
種諸書弁髦而棄之一以 明旨更正者取信於天下後
世試觀數百年來 天朝於我國覆本勤懇諄復有如今日
者乎至於 聖旨則該國世系諸事釜山引倭之說與野史
所傳原不足據奏詞抄付史館纂修乃賜勅與王慰其昭雪
先世之意其 勅諭略曰尊祖敬宗率夷同間信令傳後文

獻之微事果厚誣理宜昭雪當王恭愍被弑之初正李仁人專命之際禍昌非類瑤復不君革舊鼎新有同草昧流言洞燭乎 高皇辨疏悉聞於 列聖至於倭寇之侵陵繫甬又

諱之恢復釜山要害原非侵彊 五市羈縻系詎閔誘敵時為月且總屬陽秋朕方錫類嘉在同文庶石渠金櫃之秘有據而大書特書水原木本之思無忝于 祖廟補廟之云臣等竊觀

洪武以來 列聖明旨及勅諭但以載錄史館纂附會典為辭而至於己巳會典全部頒給之勅只曰雪累世不明之系既遂懇祈等文字而已其禍昌非王氏恭讓昏累之事革故鼎新流言洞辨等語至此乃得如是之明白試考累代

勅旨之文則其丁寧明快又有如今日者乎况 先王之受誣尤極冤痛而 勅諭煌煌洗盡其諸書無根之說至以恢復之功褒之此則 宗系惡名昭雪之外又是 聖王上為

先王極辨一大事也禮部劄曰國王之立非以長而以賢也又曰禮義之不愆何恤乎人之言至以表革之雜著比之於湘山野錄珣石雲齋等書妖妄無據又以聖上比之於宋仁宗

有聖德而被誣乃以請立冊封俱順輿情為辭我聖上欽承
帝命赫臨邦國之業溥海內外無不肫然足則自古藩君所
未徵之寵典也總此三件辨誣之事皆由於聖上之至孝盛
德感通天人有此大慶魏功煥烈度越前後 廟享有儀殷
薦罔愆祝史正辭福祿收降 聖祖在上之神先王昭格之靈
亦必款臨感嘆其將曰予有後焉則聖上之功光 廟社者
正典 皇朝勅旨之語若符契而脗合則非常之列以無疆之
休可謂無得而稱焉受餼之夕大小廷臣咸悉在列不謀同
臆合辭颺言曰至哉聖孝大哉聖德倫紀之叙式見乎今詩
書所述何以加乎蓋世平道行主聖治隆而臣子不稱者
鄙也是以抒下情而究上美舉日葵典而修盛事雍容掄揚中
朋景鑠者抑亦先賢之成式往古之懿軌不可廢也榻前口
達不盡所依徒煩聖聰未蒙允許羣情愈鬱如渴望飲待朝
而未又申昨請聖上當此惟欲不享鴻名其可得乎雖欲拒其
輿情其可得乎伏望殿下特垂俯察亟賜俞言上以副
宗祏眷顧之依下以慰庶類顛跂之情不勝幸甚荅曰有啓

百官皆會不勝驚悶因繫滿獄鞫問方急而大臣不遵予命不體予意因念君臣之大義拋棄君命而不赴則此何時而乃為此言 聖初勤懇屢出尋常實是 皇上之天恩而諸

卿協贊之誠也但 宗系昭雪會典改頒快辨厚誣 明旨

誕降俱在於 先朝則不辟有何可議之功乎 先王被誣

而今番奏請只出臣子之至情而致此辨誣之慶則感泣因

極而已加辨於寡躬則誠不敢當也至於予身被誣雖得昭

雪寧有以此加辨之理哉自今國家多憂危急之事非一二

計試觀爻象是豈卿等慶事強請加辨之日乎決無可使之

理願勿為如此之言○宗室啓曰伏以 宗系惡名實天下

萬古之至寃至痛也 先王之誠孝 祖宗之陰德昭雪於前

增光于今此乃二百年我國家無前之大慶也 先王之

盛烈聖上之偉功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先國徽補昭揭日星

則我聖上絀述贊揚豈後於今日哉况此 皇恩隆洽 聖

勅勤懇化在含生孰不欲抃伏願殿下快下乾斷以答臣民之

望荅曰惟我諸戚卿體予問迫之情勿為如此之言○弘

文館劄子荅曰予意昨已諭之勿為煩擾○黃海監司尹調
亢馳啓海州牧使崔沂濫刑請罷事狀啓不言某人以其罪
受杖受杖而生死與否沂之所以不報監司者何意也刑房
及執杖者亦何人也措語朦然莫知其由更為詳察以啓監
刑時刑房及執杖人並即囚禁俾無逃避之患事有旨矣刑
房吳應聘執杖人李龍彦金夢淡等投未推問則吳應聘批
曰去四月二十日牧使在任時出官旨一封曰與前縣監金
鬚同力此人等投未云即到金鬚家面給官旨因其指揮西
面栗枝居朴而彬朴希逸等投囚官樹茅三日牧使按獄囚
二人親審居民訴狀曰所當報使重治而以其年少迷芳特
宥之今後改過可也各答三十決罪後朴而彬則其同生兄
幼學朴而文朴希逸則其同姓三寸幼學子朴啓運等處並開
諭保授以送朴而彬朴希逸罪狀則本州紙筒有居民等狀
取未憑考則可知矣執杖李龍彦金夢淡等招曰去四月十
五日夕時名不知囚人二名各答三十決罪後其族屬處保
授矣且曰州西面栗枝坊居民高景參等二十五人狀曰朴

而彬朴希逸二人同心結黨盜竊為事橫行閭里衝大家家而彬則或膏弓母前劫分家財或毆打其兄希逸則時在父喪強奸庶母之弟捏做偽造之名謀陷同姓叔父行惡如是為人所棄以此含毒常欲殺人如此之人苟不懲治非但倫紀敗傷人未免陰害之禍依律治罪云云朴而文朴啓運等狀曰民等同生弟三寸煙而彬希逸等本是悖惡家行極為無狀而彬則不知有母有兄至於持弓矢母兄之前多叢不測之言希逸則居父之喪強奸庶母之弟二人結黨持刃夜行隣里數三家公然衝火民等以叔父之情請罪于官固所不忍而然其罪惡如是苟不懲治則殃必及於父兄依律定罪後又治民等不能齊家之罪云云牧使於是教朴而彬朴希逸曰以州人等狀及門族訴告觀之則所當依律窮問重治而汝等年少未解國法妄叢狂性以致人言十分酌量略施杖罰各其叔兄處保授致送汝其改心易慮一從父兄之言無得罪於一家及鄉黨牧使又教朴而文朴啓運等曰汝等同生弟而彬三寸煙希逸等以一鄉狀辭觀之常時悖戾

之狀當報使依律重典而汝等之訴曰此輩年少迷方願為保授十分教訓云故斟酌決杖許令保授自今以後如前不為教訓仍行悖戾則並與汝等報使處置之云保授人朴啓運指曰三寸姪希逸因常時所行悖惡本官據一鄉狀訴去四月十五日答三十決罪後希逸不悔其過狀訴之人必欲報讐每每發惡本州之人將更為狀訴則希逸知之結項致死云云又保授人朴而文指曰同生弟而彬時年十九歲元氣如綫本官受罪之後仍為得病苦痛同月二十七日因病致死朴而彬朴希逸罪狀則當初一鄉品官及民等收使前呈狀中具錄云云蓋而彬嘗弓母前劫分家射歐打其兄希逸身在父喪強奸庶母之弟謀陷同姓三寸常以殺人為心二人結黨隣里衝大作賊等罪俱係重律實非守令擅斷之罪而收使崔沂諉以年少迷方經自決杖致送至於殞命崔沂濫刑之狀臣已為馳啓不孝不友之人法當報于臣處而答三十決罰保授孽屬之後相繼致斃未知其由此間事狀詳在於各人供辭保授人朴而文朴啓運等亦不無其罪刑

房吳應聘執杖人李龍彥金夢淡等依下書並令堅囚云云
啓下鞠廳○丁亥傳曰凡罪人上闕時令實都事押願考察
而上闕後亦各別置遠處勿令私相通語○傳曰凡罪人上
闕時勿為露置雨中使免沾濕之患○荅朴承宗疏曰海州
獄事予當親鞠安城獄事囚繫滿獄卿有並避之道予速為
參鞠以完獄事○傳曰判義禁上疏盡去職名以負罪臣書
八大可駭異事體未安此意諭之使勿為如此過重之事○
傳曰自前凡廷請之事大臣率二品以上陳啓未聞府院君
即與百官啓之也事之可否姑置不論事之規例不當如是
也凡啓辭大臣不參勿為捧入而今日私忌尤不可捧此意心
政院察為○戊子願議政奇自獻等請上尊拜事荅曰卿等
當此暑雨未啓不可從之事予心尤用悶感願諒予情勿為
更煩○宗室等請上尊拜事荅曰在先王則因是至當
在寡昧則豈非理外予誰欺予心可欺守宜勿更言以安予
心○大司諫南瑾司諫尹訥掌令琴愷林懌持平鄭遵邊應
垣正言李廷鄭良流啓曰祖宗重光堯倫攸叙謔言不行

至痛畢伸此實吾東方光前耀後莫大之慶尊拜之請因出於尊君顯功之至誠則豈但為聖上而發也追榮

揚先烈者不外於此聖上雖欲謙抑不受其可得乎臣等仗

見自有盛德大業者必享美名於無疆今我聖上以無

間之孝事大之誠天寵眷被異數稠疊皇勅詔降玉音

丁寧昔之妖言詭說無復有孽牙於其間浮雲掃盡日月重

明探東土數千里得免為夷仗禽獸之歸者一則曰聖上二

則曰聖上其結志述事前後一揆同符於我祖宗我先王則

臣民之請聖明之受莫非義理之當然豈可過為牢護大

違輿望不克遵我祖宗我先王已行之盛禮乎請受

受徽弭俯從奉請○司憲府司諫院連啓三聘深慶業並命

嚴鞠按律定罪雲祥請置常刑事○司憲府啓曰凡科舉式

年別試之規初試後會試會試後殿試自有次第其法至嚴

故一線公道惟在於此而前因繕修都監啓辭特賜沈訥直

赴殿試訥即都監之一差人耳其奉行成文自是職分之當然

如有可稱之勞豈無當賞之事而乃以悲辭長語希冀恩賞

畢竟成其所欲豈非可駭之甚乎沈訥當初既與他舉子同參初
試及其會試有立有滾而訥不設一矢不騎一鞍只以維來
督運之功直登上第與再參會試者等其何以示勸於
一世也哉若以因公出使處加無前之異數則他日之陞官
及武士未出身初試後出使者其可一一例給及茅子在
前直赴必於獨茅居首之人未嘗有自初試而經給直赴者請
沈訥還收成命繕修都監堂上即廳亦不無循私冒達之罪
亦並推考荅曰沈訥事參酌直赴勿為煩論都監堂上即廳
不須推考

沈訥本賤孽為升承宗家臣仍交通宮禁息眷

特厚○司諫院啓辭速完獄事事仍啓曰自古為國非公道
雖三代無以制世而末世私情大行惟科舉一事尚有八公
道近年以來中科者未免多口己足寒心者繕修都監成監沈
訥之奔走功勞自上特下直赴殿試之命凡酬勞之典自有
輕重大小之差如科舉者揀之以才藝得之人不敢猜失之
人不敢怒此豈非公道所寓故然也恩命之下雖出一時而
其流之弊將至於萬世而不可革况我國家之極大引以援例

敷誤重謬自此以往一謂之及茅仍成萬訥之及茅所係豈不
重哉請還收泥訥直赴殿試之命答曰自當量處依待之泥
細事忝酌直赴勿為煩論○弘文館應教李綬祿副應教李
挺元校理柳法副校理李岑修撰李昌達柳汝恒等伏以
纂賊之名黨逆之罪人臣所共誅天地所不容而逋孽巧詭
搆捏 聖祖未濼醜穢垂二百年至于 先王始得昭雪會
典記降彘倫收叙而不幸今者象說傳訛眩惑真偽污駸穢
源箕封數千里疆域將不遠於禽獸則窮天至寃曷有其極
孝賴殿下錫誠弭天痛辨厚誣 宗系再正聖孝彌彰該咨
補慢 皇初淚汗共功盛烈增美重光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嗚呼拉屨復地啓扁揖血之謠情涉齟齬敗度取侮之說緝
緝翩翩狼籍簡篇棘蠅交亂市虎見疑我 先王事天之義敬
天之誠昨乎日月質諸鬼神蓬紱之誣一至於此當時奏
請辨誣雖得取釋諸書誇言亦孔之恠則舉國臣民之痛庸
有極乎孝賴殿下歷血疏陳至誠上格天日照臨見現曰消
使應恭緒論於絕而莫行 先王在天之靈亦已慰悅則聖

上錫類之孝至此而無以加矣嗚呼尤可痛者伍表革所著趙用
吾投揭之語見之髮豎言之膽裂為今日臣子者孰不扣
心而撫膺哉惟我聖上內承先王付托之命上受天子
監撫之勅擲風沐雨弘濟艱難東征將士亦皆嘆服則謳
歌之歸名位之正四海之有耳目者既已見而知之聞而知
之故封章一奏天鑑允服劄付之辭快辨無餘此豈非聖上
光明正天之義有以格之也今此三誣之辨雪實宗社臣
民之大慶則尊祖敬宗聖上之孝也頌德歸美臣子
之誠也天地不可摸而有摸之者日月不可畫而有畫之者
即上之德大如天地聖上之功明如日月臣等之請進繳辭
只欲摸其大畫其明而已掄揚盛舉先王既行於前則贊
美鳴休殿下何啻於後乎伏願聖明快賜一俞以答輿望不
勝幸甚荅曰在先王則固是至當在寡昧則豈非理外乎
誰欺乎心可欺乎宜勿更言以安予心○己丑承政院啓曰
判義禁朴承宗即者送言于本院曰嚴命屢下惶恐欲死趨
詣推鞠廳係于海囚人決難隨忝推鞠云敢啓傳曰係于安

城罪人為先恭鞠事諭之海州罪人親鞠時捧匏○韓縝男

以院意啓曰黨逆之惡名列聖之所不得前洗引倭之凶

說先王之所不得辨釋聖上之享被謫誣誠宗社同極之

痛而聖上精誠格于天至孝感于神百年者辱一國至寃一

舉而快雪無餘恩初誕降播告天下有據以大書特書

無忝于祖廟禘廟之句胎如日星揭于宇宙親告太廟肆

赦中外其光前耀後之偉烈度越千古祖宗在天之靈將何以

報聖上朝野感戴之心將何以記聖德哉章甫獻頌者

老上賀至於教坊迷番之徒尚知鼓舞稱慶進輻駕前而在

廷臣僚獨不上縉禮使聖上至德豐功無聞於後世子况聖

上之加彊非聖上自有其功而占其美也乃所以上答祖宗之

心闡揚先王之烈則聖上之謙讓不居一向年拒無乃有

負於祖宗之望重嗚臣民之情乎目今國家多事凡在

臣工所當日新勤職而所重在於建請百僚咸造瞻日慶

仕此尤聖上所宜軫念而快從也臣等不勝區區之望惶恐

敢啓奏曰政院以近臣其不諫予意乎母為此言○史曾啓

曰傳曰尹根壽以先朝一品宰臣年滿八十令該曹另施優老之典以示尊敬耆舊之意事傳教矣尹根壽壽秩已極更無優老可施之典如子孫除職事則係于一時特恩亦非該曹所敢擅議上裁何如答曰其子孫中相當職除授尹根壽光國元勳也王將驛許詢等辨証之功特優根壽以充

之○戶曹啓曰許晉則已陞賀正憲知事除授矣尹根壽優老之典時未舉行本曹未有可據之例大典惠恤保官至一品年七十以上係國家輕重不得致仕者本曹啓聞賜几杖又曰堂上官致仕者及功臣父母妻堂上官妻年七十以上本曹本色月致酒肉云此皆禮典所載或由上一款特賜几杖或做下一款月致酒肉禮曹似當稟定啓下後本曹則此行而已敢啓傳曰知道令禮官詳考古例另議以處○兩司合司啓辭請上徽辨事答曰已諭母煩○兩司合啓三聘深慶業三賊事雲祥事答曰已諭母煩○司憲府連啓沈訥事都監堂上郎廳事答曰已諭母煩○司諫院連啓完獄事沈訥事答曰已諭母煩○領議政奇自獻率百官請上徽辨事答曰

已諭母煩○宗室請上徽旆答曰已諭母煩○弘文館副提學柳
浦校理辛光業李塔修撰李昌後柳汝恒等劄子請上徽
旆事答曰已諭母煩○庚寅執義金質幹司諫尹訥掌令
林健持平鄭遵啓請上尊旆事答曰兩司以國家耳目之官
糾劾官邪乃其職也他人若為不當為之事猶可糾正君上
過舉亦當論執詎可以不當加之旆欲加於不辟乎執法諫
諍者之言固如是乎引君當道之義恐不在是舉也母庸更
煩○司憲府司諫院連啓三賊事雲祥事答曰已諭○司憲府連啓
沈訥事都監堂上即廳事答曰近來科舉果皆盡出於公道乎文科發
興文科殿試似異後勿為例則不妨且直赴事出上命則都監堂因
其勞苦啓稟論賞事理當然有何可推之失乎母庸更煩○司諫院連啓
完徹事沈訥事答曰已諭沈訥事近來科舉果皆盡出於公道乎文科殿
試與文科殿試似異後勿為例則不妨母庸更煩○弘文館副提
學柳浦應教李綏祿校理柳浩李塔修撰柳汝恒等劄子請
上尊旆事答曰玉堂乃論思之地也而反欲加予以不當之旆
引君當道之義恐不在是舉也母庸更煩○領議政奇

自獻孝率百官連啓請上尊號事答曰自予忝位之後國家
多事無一年安靜其治效可知唯小心戒慎猶懼難齊况為
卿等所逼強受虛號侈然自矜則非但取笑於當時亦必貶
譏於後世決不可從也宜亟停論毋使予更得罪於上下○
宗室啓辭請上尊號事答曰卿等宜諒予情勿用更煩○傳
曰倭使不久出未扑大根速為下送以待似可令備邊司議
處○辛卯傳曰繕修都監堂上李冲以被論不仕請推非如
請罷輕重懸殊而繕修監董之事方為緊急當日內使之仕
進檢察任事○傳曰繕修都監都廳趙有道扑弘道皆不仕
進並推考當日內使之仕進察任○領議政奇自獻孝率百
官請上尊號事答曰自在榮辱成敗何代無之而未有如予
之累經禍亂國無寧靖之時也每一念之夢魂亦驚後世不
以為罪斯亦足矣堂可冒受不敢當之虛號重予罪戾予宜
體予意毋庸強煩○宗室請上尊號事答曰已諭○兩司合司連
啓請上尊號事答曰已諭○兩司合啓三聘謀慶業三賊事雲華事
答曰已諭○司憲府連啓泥訥事都監堂上即廳事答曰泥訥事已諭若以為宜

赴未安則論啓此事而已以不當論之事繕修都監堂上並為請推使不
得察其任是何意也勿為煩執○司諫院啓辭完獄事泥訥
事答曰已論○壬辰傳曰謁聖時集春門外速令惟治且酌
獻禮儀註何不書入乎並速磨鍊以八事言于該曹○癸巳
承政院啓曰判義禁朴承宗命括則以病不未矣傳曰自
上親鞠則卿之入忝少無未安惟有親病丞未入侍事論之
○承政院啓曰判義禁朴承宗更括則以為廢命至此惶恐
欲死聖教前後丁寧何敢從依私嫌老父腫熱上攻證勢危
急人子之情不忍相釋云矣傳曰自上親鞠則卿之入忝少
無未安惟有親病丞未入侍事論之○承政院啓曰判義禁
朴承宗處論之則以為老父熱勢方盛人事不省若熱氣暫
降則其敢不趨詣云云矣傳曰更括○承政院啓曰朴承宗更括
則以病不未矣傳曰明日更括○王御仁政殿親鞠罪
人前監司尹誦元供臣二月二十日初到海州留八日以差
官接待及近勅等事往黃州因巡道內各邑三月晦間還到
海州海州等處臣之足迹曾所未到其處居人無不相知牧

便崔沂與臣年歲老少不敵又無前日相知之分或五六月一
番相會或六七日一番相會只寒暄相問而已外間多女
說話一不開口故本州物情全不聞知臣奉職無狀重被臺
論杜門待罪矣本月初三日夕時臣招臣軍官海州人前萬
戶俞灌問外間事情則近未名不知二人因牧使決杖致死
云之臣聞未驚恠出坐管大廳典都事權先烈同坐捉致本
州之獄卒刑吏問本州殺人之由則各人皆曰近間別無牧使
私自用刑殺人之事云刑推問之亦不直招所當姑待明
日更為嚴刑得情詳知致斃人名彛生死與否然後方為狀
啓而如此殺人重事若不趁時啓達則恐有稽緩之弊即刻
成貼致斃人名彛生死與否未能懸錄只以濫刑罷黜狀啓
以致措語朦然罪合萬死臣一自崔沂狀啓罷黜之後渠積
其不平之意出此浮妄不實之言渠供招時有遣其子弟通
于監司之說云一以欲免監刑之罪一以欲傾陷臣身白日在
上豈可一毫容諱於天威咫尺之下乎崔沂三寸姪崔有
泳臣之外家六寸也京鄉各異曾不見其面臣到任之後渠

未請見臣本厚於親族待之亦厚其後渠或有不見四月日
不記夕時有詠來見臣從容言說之際無端言曰設或有人
被誣訴於人則何以處之乎臣即大拜驚起曰此何言也天
日在上為臣子者待命而已有詠徐言曰非謂今日有此事
設此辭以問也云云即起而去臣計慮輕淺猶未解其意
更不招問崔沂若知如此事狀則渠即親到臣處俱陳曲折
使之啓達可也不為親自來告又無一張文報囚之杖之任意
為之偏信迷芳姪子之言謂臣亦為叅知及欲歸罪於臣
身崔沂之老妄無識尤極臣本卓野孤蹤受國厚恩監測
宰列常自感泣報效無路此等指杖曾若有知則豈可專委於
崔沂以致今日之顛倒自陷於不測之地乎臣計慮輕淺更
不問於崔有詠事則萬死無措云云○傳日待命諸臣依
太廟親祭例謁聖時安心隨駕事知委施行○傳日繕修赫
監欽敬開校正提調李冲累日被論不仕惟傳教亦不察任
極為非矣推考非如罷職速為命招使之察任○傳日親鞫
事體至重判義禁既出還入累招不來徒託一切私媿委棄

莫重君命其可謂知分義乎自上前已丁寧敦諭則有何未
安之事乎更以此意宣諭使之亟來忝鞠○荅李冲疏曰卿
無所失有何不仕之義繕修校正兩役方為緊急卿可安心察
任○甲午王御仁政殿親鞠罪人○傳曰敦寧都正朴安世年
過七十今又病重加資中樞府事除授以慰其懷安世承
宗之父也○傳曰國家大舉動油遮日不足令該曹商議
量數卜定使之精選上廷堅蔽該司以為不時之用○傳曰
謁聖配位獻官何不以大臣啓下乎舊例如是乎察啓吏曹
回啓曰五禮儀相考文宣王祭親行則配位初獻官議政府
有故則次官行禮酌獻禮則配位奠爵官以三品官行禮載
在禮文今次謁聖只行的獻禮別無可據規例依禮文差定
之意敢啓傳曰知道○弘文館劄子請上徹辨事荅曰以功以
德女無加辨之理何用強逼乎勿為不敢當之言○兩司合
司連啓請上尊辨事荅曰以功以德女無加辨之理何用強
逼乎勿為不敢當之言○兩司合啓三聘深慶業三賊事
雲祥事荅曰已論不允○司諫院連啓沈訥事大靜為縣在

巨海絕嶼之中方伯之所不巡到使价之所不通行且是多物
貨產馬之地故自前選倅常重於他邑新縣監朴奇男設
身卑微又無名稱今授本職物情莫不驚焉惟請命罷職其代
各別擇遣答曰依啓沈訥事不允○司憲府連啓沈訥事答
曰已諭○領議政奇自獻率百官請上尊弭事答曰以功以德大
無加弭之理何用強逼乎宜勿為不敢當之言○百官再啓
請上尊弭事答曰可從之事則豈待日至再啓也勿為
徒勞各退寮職○宗室等請上尊弭事答曰與百官答
同○以鄭廣敬為尚衣院正李昌後為司諫院獻納柳汝恪
為弘文館副進撰黃紐為承政院注書李之萃為藝文館
待教申應槩為高陽郡守朴晉章為咸興判官○乙未傳曰昨
日散齋日也啓劄勿為捧入事曾已下教而啓劄不緊雜公
事紛踏入啓殊無傳教之意今後凡齋戒 國忌日一依傳
教察為○丙申黃海監司白大珩馳啓海州牧使鄭宗國諜
報曰牧使到任之後叅聞一鄉公論則水軍全夢虎父子之
死不厭衆心云取考前牧使時推察則夢虎子應男以州居

成文決李寬等為徐羊甲餘黨告變事也為臣子者蒼荒上
變之不暇而前監司牧使等非但不為上聞反加嚴刑杖殺
告變之人愛護文決如赦焚極廟其心所在未可測也設使
應男之言未必盡信藩臣之職上報朝廷恭謹命令而已豈
容肆行威福生殺殺此自以為得計哉况羊甲久任州地與文
決等萬無不相親之理只以文決名字孽屬無有才辯武
斷一鄉故惟有知其情狀者莫敢開口抑有應男者忘身奔
告而事未上聞父子俱被搏殺以此觀之文決之有根據難
犯之勢灼然無疑文決等黨逆與否雖未詳知夢虎父子
冤死之痛不可掩覆其時刑虜吳敬老執杖卒金大豐等時
方嚴囚夢虎等屍體去處推問則恐有後日難處之患獄中
埋置之云如此極重事知而不為轉報則難免自陷之罪敢
此稟報云云臣即令本州捕投成文決李寬等以待朝廷處
置且取考本州前後推案則全應男告之狀在於四月初
一日扑而彬扑希遠等事又在於四月十一日徐賊餘黨
虛實間既已告則為人臣者所當星火轉聞于朝廷而何敢

終始掩覆不報朝廷任意酷刑一月之內使全應男之父子仆而彬之叔姪皆至滅迹其間情狀有不可則全應男及其父夢虎等屍體其妻子尚不得見當此炎熱埋置獄中此皆怨切於崔沂之酷刑而亦不得接迹於官門崔沂之前後凶猾巨測尤極痛惡云云傳曰成文侯李寬吳敬老金大豐等全夢虎全應男妻子並拿來大術榮國皆凶悍無賴見棄人類承續男等陸陸有此啓自此海獄益窮矣○傳曰成陵

忌辰祭獻官因大雨水漲不即度涉令後禎令京畿船隻待

候護涉事令該省察處○丁酉傳曰親勸為之○兩司合司

連啓請上尊舞事答曰已諭休煩○兩司合司再啓請上尊舞

事答曰不允○領議政奇自獻率百官請上尊舞事答曰予

以否德猥承 祖宗艱大之業慄慄危懼因敢少懈令已九

年治國無狀罪戾甚重遂獄連起羣怨滿國天譴曷現恒

用憂惕凶言日興累月戒嚴則豈侈張文具膺受虛舞之時

哉俯仰愧悚自知決不可也宜察予情勿為更言○百官一再啓請上尊舞事答曰至於再啓尤用問焉如有一毫可從則

百僚曠職煩擾此極何可強拂羣情宜諫予意勿用更煩退去察
職○司諫院連啓沈訥事答曰已諭休煩○兩司合啓雲祥事
三聘謀慶業三賊事答曰已諭休煩○司憲存連啓沈訥
事都監堂上郎廳事答曰已諭休煩○弘文館劄子請上
徽號事答曰已諭休煩○王御仁政門親鞫罪人傳于韓續
男曰崔有泳則出頭辭而置之罪人尹調元上闕王曰四非
人林守亨元情下獄罪人朴明雲拿來元情王問曰改各之義
如何明雲曰兄名文運我名明運矣大司諫南瑾曰自古罪
人先削職名請尹調元特命削去何如王曰然王曰朴
而揪妻妾有之乎明雲曰本無妻妾矣王曰罪人朴明運下
獄罪人崔有泳拿來元情知學崔有泳供曰臣亂離以後率
寡母居海州適叔父崔沂為本州牧使臣往來相見四月十
五日臣在衙內冊房叔父招之持一文書謂臣曰朴希逸朴
而揪等因其里人聯狀將以不孝論治而年久無識之人不
教而先繩重律極為殘忍故略施杖罰使之改行自新則渠
等稱以告愛呈此文書雖甚無形處之極難汝往問于監司

而不言其名之在其中斟酌問之以觀其意處之似當云云
臣與監司異姓六寸也即往監營則監司坐於大廳臣坐
其側因問曰即有誣告之事則何以處之監司曰是何事也
臣曰有一罪人上變朝廷大臣多入其中云云監司起入房
內細問曰某某宰相之子臣荅曰右相之名居首云云監
司驚惶失色曰此等事大不近似處之不可輕易當此朝廷
治誣之日如此不近之事啓之則將不免五賊之名本官自
當善處可也臣曰何以則善處監司曰善為說辭開諭致
送之則其人若欲免罪則自當無事矣惟更為告變渠等自
為之可也云臣因言曰若令公之名亦在誣告之中則將何以
處之監司驚駭動失色曰天日在上自當上疏待命而已臣曰
非實有此事設辭問之耳即起出未遑報叔父叔父曰吾意
正如此吾不忍以國舅元勳之名上變告即招而彬於階前
親授誣告之書因放送之又招希逸叔父啓運而彬兄而文
保授而送之臣只參見而已其歸事則不知矣其文書則臣
往監營時叔父持之臣暫見初面則以諸將為目而書各人

姓名矣叔父急送臣於監營故不得詳見臣還自監營見之則
日已昏黑而而彬等尚在途中叔父手持而彬等函書秘
之不使人見故臣僅見其初頭函書所書然非丹也乃一
片然半張也人數不多而只書諸將本邑之人則雖得書之
而不得盡見故不知矣臣若盡得見之則京中及本邑之人有
或知之者不得盡見故此外不知所達云云王曰崔有泳者
厥父伊誰明雲供辭曰崔沂同生崔洙之子矣王曰其文所
書人數幾何明雲曰其詳不可知白然半張紙以諸將而書
之美王曰尹調元進未以崔有泳招辭憑問可也韓續男
進曰罪人玄今無金伊介拿未上闕矣王曰知道續男進曰
玄今無金伊介將欲拿未元情頭辭何以問之乎王曰與大臣
推官議處問之王使續男問于罪人尹調元曰九月山有何
等罪人乎若有之則何不馳啓乎尹調元供曰翰林李江於書
中有人未言九月山中有大賊云何不購捕乎在於監司
處置耳臣驚動使人密問於山中近處則未聞群息決難捕
捉茲不得馳啓耳王問尹調元曰崔沂殺朴而彬事一邑之

人無不知之女為監司專不聞知今日供辭何不盡言於昔日
供招之中乎供曰若知之則何不即馳啓乎王曰尹調元崔
有泳下獄○戊戌傳曰前頭國家多有營繕之事繕惟用
餘材木切勿散賣一一計數藏置以為日後之需用事言于
本都監○傳曰閔諤者男許筠命招引見王賜鹿皮各一頡而
罷○答兵曹判書朴承宗疏曰親病雖重豈可無赴命之期
執鞠獄甚重連為參鞠○承政院啓曰況香山諸貝既已畢
役行禮但院上許多樂器及女妓丹粧等物守直軍士自平時
六名定送而亂後軍士不足以二名定送自癸丑年為始全
不定送今又加以況香山巖置處慮有火災閭閻不遘處
造作假家以苦役樂工分定守直極為閭慮況香山守直軍
二名依近例令兵曹定送何如傳曰允○兩司合司連啓請
上尊辨事答曰不願鋪張不願捕饗只願守拙本分臣民之望
亦可憂也宜速停論使予毋更得罪於上下後世○兩司合啓三
聘謀慶業三賊事答曰不允○兩司合啓雲祥事答曰
不允○司憲府連啓沈訥事都監堂上郎廳事答曰不允

○司諫院連啓沈訥事答曰不允○頗議政奇自獻等率百官請上尊號事答曰今日上號之請果皆國人之誠乎不然則尤不可強受也明矣深諒予問毋庸煩擾○百官再啓請上尊號事答曰不可從也毋庸再煩○兩司合同再啓請上尊號事答曰已論不允○宗室等連啓請上尊號事答曰予意已諭于朝廷卿等宜勿更言以安予心○宗室再啓請上尊號事答曰不可從也毋庸再煩○答王堂劄曰與合同答同○答監察等疏曰不可從之意已諭于朝廷爾等勿為並煩○已亥正言李廷啓曰本院齊坐時忠原縣監李景嚴會議出署經美今聞物議以厥父方在待命之中而其子略無顧忌敢欲赴任臺官之出署經極為非矣臣同叅席上昏不及察之失在所難免請命遠尔臣職答曰勿辭○大司諫南瑾啓曰忠原縣監李景嚴年少女文官也但知本職未為不可而不思其父方在待命之中會議出署經美今見同僚避嫌之辭臣之昏不致察甚矣請遠臣職答曰勿辭○自諫尹訥正言鄭良胤啓曰臣伏見同僚引避之辭李景嚴署經之時

臣亦同叅議出不可偃然處置同僚請適臣職答曰勿辭○王
御仁政門親鞠罪人崔有石柳燦朴霽尹廷稷俞灌俞世
曾王問于崔有石曰爾父勲戚大臣以下名官廣言博引告
之而正犯則諱而不言其間事狀爾必知之其悉以告有石
辭朝廷之人雖可記得海鄉之人不能盡記云爾韓纘男啓
曰罪人崔有石拒辭讀而聞之秘密傳曰崔有石以一家
人所之元情現告人加減事及朴而彬等告變文書中若
錄人實數告變者處置等事必詳知之各各一一從實直告柳
燦供臣以崔沂之亡女婿乙巳年改娶常時各居遠洞不得
頻頻往見故崔家凡事未得詳知今年四月以家中癘疫舉
家出避于富平農所傳聞妻父不意見罷自富平即為上未
仍聞有拿命一家之人不忍忍視計其八城日數與同皆尹廷
稷迎候路上連日不見本月初十日昏時迺曙地相逢馳到
城外城門已閉投宿於新門外妻三寸故右尹崔濬之家翌
日朝自現妻父自以所見從實細括函書中所錄人則臣
全不聞知而聞宣傳官俞世曾以烽燧摘好事往還海西

云臣與世曾居在一洞又有疾分欲闢妻父見罷曲折往見世曾
則世曾曰牧使之見罷必因監司畏脚吾言而杖啓矣又
曰吾將往海西時下直於一宰相家宰相曰海西有大賊
云今汝下去須詳細訪問而未若不盡心則汝當死云又曰
吾到載寧時有一人李姓忘其名者納刺求見即為招見則
其人辟左右附耳語曰道內有大變宣傳官其已聞之耶吾
以未聞答之則其人曰海州有朴而彬等欲為告變被本官
杖殺之云吾問所告事何變云則其人曰逆賊事函書中首
錄鄭昌紆朴承宗柳希奮其他宰相名字甚多不能盡記
勸我貝由杖啓吾曰若然則必先囚汝身然後杖啓云則其人
曰當更加聞見未告即為退去云云以此推之則朴而彬等
未告告之前京中宰相預知海西之有大賊世曾在本道時
亦與李姓人所謂函書中所錄姓名相與問答而至於其人
之名忘却云者極為殊常如此之言非臣所獨聞世曾曰六寸
兄俞甬曾亦為參聞世曾及甬曾處憑心問此等曲折則今此
獄事在京之婚元不干涉而因世曾始聞此言之狀可辨矣

且臣言于世曾曰宣傳官之言若然則妻父老妾處置虛偏
必得重罪矣因烏出來見妻父問其曲折則杖殺之言千萬
無理趙挺漏落之事則天威之下萬無加減之理而老恸不
達之致矣妻父元情事則妻父未就獄前刑曹判書許筠專
人致書於禁府門外臣所在處曰若見元情全文則可以開
好廷云臣即言于妻父則妻父答曰罪人元情自當從實為
之豈可聽人之言而修飾欺罔為求生道乎云萬一與他人相
議則固當生死之幾捨此指好廷權重之人而更求何人乎
臣雖不學無識生長世祿之家素知人臣事君之道當此
雷霆之下莫大莫重之事豈可為妻父自陷於不測之罪哉
王曰近來罪人獄間言語相通嚴禁事再再傳教而不無相
通事今後嚴加申飭王曰罪人柳燦處趙挺漏落事誰言耶
問之王曰柳燦等幾日拿囚于察啓韓續男啓曰五月二十
日拿囚云矣答曰知道柳燦等預知世曾經營口之狀柳朴家論
使盡言細括則當為營救以彰誣告之狀燦既細括世曾字
所言燦雖鞠死而承宗等不能赦

○王曰罪人朴霽下罪人

柳燦進○王問曰許筠與渠族親乎相知人乎文券入之厥簡誰使送之問于柳燦柳燦曰非族人也乃相知之間云厥簡捧入○王曰罪人柳燦下罪人尹迂稷進○王曰金起門金鑑金鑄金起敬等四人拿來○韓纘男啓曰罪人柳燦招中俞世曾曰李姓人言之云報因拿來馮恩問何如荅曰俞世曾拿問○王曰崔沂前則言趙挺而元情時何不言乎問于尹迂稷○王曰問事即廳以半卓書之速寫文書○韓纘男啓曰俞世曾頭辭書啓事傳教矣頌相病重不得入來何以爲之王曰大臣不可無暫爲八末頭辭書啓後出○韓纘男啓曰頌相以傳教之意諭之則時方區吐不能入叅云矣王曰遣問事即廳書啓○傳曰俞灌處海州之事爾必知之不爲直招則以嚴刑鞠之其悉以告事言之○傳曰告變人文書中姓名及崔沂擅殺曲折問于俞灌韓纘男啓曰問于俞灌則擅殺曲折及文書皆夜間之事而下人亦是崔沂管下人與沂同心爲之臣則以營軍官何以知之云矣○傳曰李源令捕盜廳跟尋奉提拿來柳時英亦根尋捕之時英案之

子也○左右捕盜大將啓曰李源拿來事傳教矣柳時英李源等跟捕故敢啓傳曰知道拿囚○推鞠廳啓曰羣議皆以爲柳燦則以俞甬曾爲參聽世曾之言世曾則以爲柳燦率俞甬曾而來兩言似爲抵牾甬曾拿問爲當云敢啓傳曰依啓崔應賓並拿問○韓續男啓曰罪人俞世曾捧招封入○王曰罪人俞世曾闕門外保致待令時有安城囚人明大賊丁忠取誣告文臣李如璜等謀逆囚繫株連者進士成汝格等數十人王將重究之會海獄大起如璜仍細路得免忠赦亦不反坐濟州定配蓋本坐大盜以誣告得免刑死只定配而已則其連續誣告無足怪者矣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三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四

六月朔庚子王御仁政門親鞠○罪人柳時英囁之子李源鄭忠男供招忠男者以京岡貢物盜用人因在海嶽自願上京有所陳達牧使鄭榮國監司白大術所教誘也 其供曰臣在囚時

聞而彬之言與其後所聞相同四月日不記初更時年少兩班二人一則囚於外獄一則囚於內獄臣適睡覺時聞內獄愁歎聲前曰我朴而彬也自官投來中路足杖無數今將死矣是以泣身臣問何故投來且何故中路私打而彬曰吾六寸朴啓運與其同里前縣監金錡安岳屋前縣監申孝業課送孝業所聚之軍則孝業成丹啓運瑪所聚則錡成丹板刻印出置之啓運家將送孝業處為合部吾以族屬出入啓運家偷取其丹渠等力不能奪欲以他罪歸辭告官金錡崔有泳崔有涵等密言于牧使如是誣陷矣自官未捕之前朴啓運朴而文私自因吾於庫間金錡與李源吳應聘等縛致新光洞口亂杖曰速還爾偷取之物云云吾不勝其杖乃言埋在塲邊石下源等掘取以來錡見其書始許解縛錡與吳克一皆欲殺我而獨應聘

以為人命至重必告官處之乃告牧使如是拘留渠等謀逆
現露於吾故誣我以虛罪天知之矣吾曰干涉牧使之事如汝
年少之人何以言乎而彬曰將殺吾身吾豈偶然言之吾有
箇箇言之之事此地則雀有泳雀有涵金錡次知為之彼
邊中孝業乃朴啓運妹夫也多力有權於武士中其言曰吾
邑近處則吾當為之與金錡等相約而去後啓運往錡家言
曰相約之事何遲遲也相語之際使吾不得參聽故吾知其稠
密每每窺覘故聽知耳仍言金錡家相會未幾有泳請牧
使於其家牧使往還後四月其母乃成而其日牧使之言則
不得聞知矣臣又問曰年少之人何如是妄言乎汝所偷取丹
中此處軍數幾何而彬曰品官出身或一百姓三百餘人云
臣問曰申孝業之言汝聽之乎而彬曰孝業一番來坐啓運
房中啓運問所約事幾何孝業曰七百餘人云臣問然則欲
何為乎而彬曰申孝業相見言說事則約會於白沙汀觀景
特具某人率來自中相約曰牧使亦往云臣曰彼則白沙汀
約會矣此則何處為之乎而彬曰金錡問于牧使則牧使曰

以族會相聚時果言為之云云而彬已死人也吾之所言無憑
可考似不可陳達而其後四月牧使為族會五口被囚問
官門下人曰族會來叅者幾人官人答曰數則不知而同日
夕飲十八盤六巡云吾問曰果人皆賓客乎答曰或隨來者
如子弟不叅宴者亦得食云矣又於四月二十八日崔有涵
家婚姻時牧使往叅將行約曰過婚後觀景白沙汀往來松
禾苑津云具日牧使宿於崔有涵家翌日監司被論牧使不
往沙汀直入官家云云而彬所言聽之殊常故臣常窺伺見
聞矣臣又問而彬曰不小官負宜為如此事乎而彬曰不無
其意矣牧使異姓四寸許咸原在京中而不意請未留住
此處出給米五十石崔有泳崔有涵色中屋許增等各給三
十石此亦殊常族親五六人夜則同宿晝則雜坐起時亦常
對坐此與他守令有異其痕跡汝亦豈不知乎臣曰然則然
矣此處族會謀逆所約者何事乎而彬曰中孝業朴啓運往
金鎭家相議時啓運曰議于此處儕輩則諸人曰國家宮闕
造成未久又造宮闕上年旱氣太甚民失農業今年絕糧之

時又以碑木侵民海西之人歎為上疏云臣又問其疏欲何為而彬曰非真疏也托以上疏欲犯闕云云此乃一二吏相語之事翌日欲見而彬則已出置外獄不省人事希逸掛枷而坐臣問希逸曰以何事逢此患乎希逸曰死時故然耳其夕而彬言于獄卒曰內獄有可語者臣問知此言辭以所處狹窄翌日初昏二罪人並投向官前各於台三十保投一簇云云臣曰此時國法解弛乎而彬等罪名甚重而何以不稟監司而擅放手或曰必渠得生之時矣翌日夕獄鎖匠勝春向臣歎息曰吾之所任不可為之任也臣問何事乎勝春曰昨日決罰二罪人出去時鄉所使令等來言曰真長木二箇給之其後州西面有澤水處吳克一者以足擲而彬納於澤中飲水而死仍埋置澤邊云人命如草露矣臣曰昨聞保放今聞汝言極為殘忍心矣而彬既死之後監司以濫刑杖笞臺諫咨請拿囚云朴咨運朴而文等自監營投囚三日申孝業持燒酒一器來饋之且謂臣曰汝以何事被囚乎吾欲見族人來耳孝業既出日已沒矣孝業復來言于朴咨運曰上京後

供辭欵何以為之啓運曰一則結項一則曰病致死以此供
招不可加言矣孝業曰慎勿雜言啓運曰吾則當從所為而
為之孝業曰汝兩人飲酒則太妄元情時慎勿雜言而文
啓運仍醉其酒而文私語啓運曰別非吾所殺而欲置我死地
則吾當從實言之啓運曰然則任汝心為之此如薰漢依初
供為之可也其後孝業留三日出入獄中無人處相與密言
一日或五六度矣且臣於其日又問而彬曰朝廷問亦有忝
錄者乎而彬曰此則不可知而京中出入之人其類極厭之
矣孝業聚集之人不過自中武才者也海州事則崔沂族
中干建者為之耳他人則其誰為之臣又問成丹中或有寧
相乎而彬曰吾雜少朝廷問從仕人則皆知其名如此之人本
無之矣而彬仍問于臣曰吾既以無為言而何再問乎臣曰我
豈有所知乎如此事恐或有嫌疑耳而彬曰此非曰嫌疑而
書之此乃實事也臣言于而彬曰若虛事則何至成丹而見
偷而彬又言于臣曰此時海牧非得時之人臣曰汝言知幾矣
所謂知幾指色目所謂色目指東西也而彬曰海牧與他人

議論後為事者予觀其意似不附黨論不干朝廷而只與族
黨品官相議也臣又聞邑中之人書於其冊者幾何而彬曰
有名者十餘人矣臣曰是何言也某某人書之手而彬先言
曰出身李源吳汝源鄉吏吳忠立吳汝澤進士高大寬鄉吏
吳夢鸞鎮撫尹希仁被囚人吳應聘吳敬老吳誠老成文浹
出身吳義勳云云忽忽問荅所言者十三而一人則忘之矣
追後思之乃吳彥鶴也臣又問村中之人幾何而彬曰此則不
須問也此皆是品官所為也又問為首者誰也而彬曰許崔
等也蓋指許增崔有泳崔有涵也祀宮事則朴啓運以諸人
之意言于中孝業孝業曰甚當云十三人則以欲為謀逆之
人故自知將死舉比自愁心矣祀宮日月則臣不及問而亦可知
矣族屬許咸急急請來材木所載船急急上京繕脩所用急急
急上送仍為上疏乃其計也許咸者乃許咸從地也崔沂懇
請而未久久留之故以為綢繆云矣以面彬所言觀之則列
邑守令及朝廷之人皆不犯名於免書而未知崔沂上京供
辭何樣為之耳大槩安岳信川載寧鳳山四邑守令皆曰崔

沂供辭避嫌廢事將為上京當此農時豈不有弊乎臣與崔
沂及孝業別無嫌怨而事已現露故如是陳達臣言不實則
臣當死矣臣言若實則自有死者矣且臣在獄時全無夢虎父子
皆被杖死其事臣豈不知也夢虎等以寬成文浹為徐羊
甲餘黨呈狀于監司而牧使以長木杖夢虎父子各二百三
十始於黎明打至午時夢虎則即死其子應男下獄不死而
能言求覓水飲刑吏以石壓枷而殺刑吏則吳敬老也鎖匠
勝春令囚人壓石囚人乃趙莫金柳欣方京屋金應乃叔莫
同及羅景春也夢虎與臣同囚一處夢虎父子與成文浹等
常常爭聞曰汝非羊甲餘黨乎文浹曰我豈逆黨乎夢虎曰
汝非逆黨則羊甲紙領及羊甲之船何以取用手文浹不能
對且夢虎與李寬相詰事則夢虎謂寬曰汝家行止荒唐人
何以出入乎云云夢虎呈于推官曰李寬是令鑿四寸許增
之妻姪推事不明若即退則當呈推鞠廳云所謂令監乃牧
使崔沂也呈狀第二日夢虎等皆死云供入王傳于韓續男
曰海州人皆叅謀逆乎托梅上疏欲為犯闕之狀及孝業容

貌年歲並問續男啓曰問于忠男則許咸在京許曾在海州
謀逆則申孝業首倡云矣王曰杞宮前次何時為之乎遂謀
因繕修為之手續男啓曰問于忠男則曰繕修為之亟請許
咸之來則其允謀在速明矣王曰朝廷若無干涉者則與崔沂
干連者並直招續男啓曰干連者乃許坤而譙以咸遣之
云矣王曰許坤令捕盜廳跟捕許增遣都事拿來海州十二
人並拿來具同囚四人亦拿來○傳曰鄭忠男下獄時烟火嚴
飭解枷相着實救療○庭鞠罪人李春種鄭欣山崔敬天
陳安國尹得興洪奉壽李應明朴彥香金景立尹復興元情
崔應賓拿囚○辛丑刑曹判書許筠上疏大槩柳燦納招時
以臣之小札進呈云臣初聞成汲之言知臣一家入亦入於
崔沂招辭而權韜叅首知之云欲知誰某即簡問於韜且請
其來則韜來言之始知其詳但沂之納招時增減人名與元
情初草有異欲為鉗人口免己罪之計指喉厥背以其投韜
之札自為奇貨至於上達其簡中數語不過欲詳問人名且
以為從實直招則自就好运云耳因此搆臣敢陳曲折事○

傳曰係干安城罪人為先捧招差晚親鞠○司諫院連啓沈
訥事新啓忠原縣監李景嚴為人縱恣當厥父待命之日敢
生赴任之計請罷職王獄罪人已為拿來則不可一刻遲滯
而再昨公洪監司械送罪人金永立經一夜始囚該房郝事
請先罷後推○司憲府連啓沈訥事郝監堂上即廳推考事
新啓罪人經夜始囚以啓後日無窮之弊當該郝事先罷後
推○兩司合啓証告諸賊事不從○一日官初啓上郝事不從
○再啓亦不從○答府曰訥也往來督運勤勞甚矣雖直赴
何至大妨乎提調以下相議請賞則有何徇私之跡乎況直
赴之命出於上非出於下則郝監堂上即廳尤不可並論也
豈可以不迫之事請推至此事甚未妥並不允他餘事依啓
○答院曰沈訥事府答同郝事罷推事依啓李景嚴違差○
兩司合司請上郝再啓不從○親鞠罪人金永立柳特英丁
忠吉李原丁忠男元情假郝事五負出去親鞠五更罷○兵
曹啓曰臣等伏聞翰林李泣移書尹調元曰九月山中有大
賊云臣等職忝本兵漠然不聞自上特令扈衛漫不省覺臣

等不職之罪合置重典既聞之後宜有所處遂魁致毅尚未
就捕依先朝智異山搜探例令本道兵使侍葉脫山露極
盡搜探宜當但事係發兵重事議大臣行移何如判書朴承宗
之說也承宗與甬瞻連昏爭權分黨互相謀軌在是甬瞻腹

心承宗故奉汪名侵及甬瞻亦極憤爭之態每發於章對侮

後朝廷無忌憚如此

○谷山郡守李曙加嘉善授虎邱也崔

應虛為同副承旨○傳曰京畿監司安應亨加資尹英賢乃

予積年師傳也年滿六十百官加直授僉知待闕除授○壬

寅義禁府啓府獄三十二間海州罪人三十五名前則一間

囚一人今則獄間少而罪人多已捧招者疊囚何如答曰海

州罪人不可混同與安城罪人分囚而女人則混囚於一間

○禮曹判書李甬瞻劄子大槩曰調元招辭翰林李汪聞九

月山有劇賊之說傳於臣家之來容而致書於渠云臣即問

李汪則汪答以曾無所聞室有致書之理云調元上以欺罔

聖聽下以謀陷搢紳致售推諉免罪之計免言一播本旨

此至請發兵搜探則調元惑亂人聽尤極痛惡臣既名出渠

口敢陳梗槩事○許筠再疏入啓○百官請上禱再啓不從

○傳曰今番謁 聖武科初試規矩非輕入格數少並與直

赴人盡取不妨議大臣以處○兵曹叅判李覺辭職上疏○

荅領相奇自獻劄曰由予不德遂獄又起致卿獨勞深用未

安宜體予意調理叅鞠安心討逆以安 社稷○荅右議政

鄭仁弘劄曰逆獄又起國事艱危卿宜斯速上來以安 社

稷醫官晉往安心留置○兩司合司啓請上禱再啓不從○

弘文館劄請上禱荅曰無加禱之理有煩擾之弊况在先

朝已成就之事乎予何敢掠為己功有如山河今番奏請實

出於臣子之至情不可以此冒受大禱萬無可從之理勿煩

○兩司啓沈訥事都監堂上 卽廳請推事不從○翊衛姜

燧上疏請上禱○癸卯王御仁政門親鞠○婢莫進良女雲承

正兵金成男鄉吏吳敬老羅將金大豐出身金輕供招○傳

曰海州逮捕絡繹另加鎮定申孝業若赴縣則十分物色必

捕之○荅兵曹啓曰扈衛則自上因訛言使為也九月山大

賊有無虛的難知設曰有之此賊豈至秋冬長入此山乎搜

山之舉恐不可輕為勿施○答兵曹判書朴承宗辭職疏曰
省疏具悉此室卿每進疏章不察職事之時乎罪人極多推
鞠方惠卿宜安心勿辭惠速恭鞠○答李甫瞻劄曰省劄具
悉卿宜安心○百官初啓請上禱答曰非爲謹也實杖如此
人君位勢自高何必加禱然後益尊乎况前已受禱此亦福
過灾生之一端也近來國家禍亂不熄者未必非前日冒受
虛禱之故日夜憂惕若無所容况室豈可再受以取譏笑乎此
理甚明勿爲度煩○弘文館請上禱兩司合司請上禱百官
答同○百官兩司合同再請上禱答曰予以無功否德之身
前日之受禱亦寤寐不安又何容再誣於今日一之不可况
一再受乎加受虛禱象被而往乎掘地而處乎每見啓辭豐然
惘然周知收出宜深諒予意勿為騷擾○宗室請上尊禱答
曰可從之事豈不從乎毋庸更煩○兩司合啓証告諸賊事
不從○府院連啓沈訥事都監堂上卽廳事不從○府院新
啓臺諫論一守令一廢官每下查覈之教無犯之輩皆以奔
走祈乞圖免為長策内外曰然請自今勿下查覈之命答曰

量處○府院啓台鼎久曠亟卜賢德邁召右相鄭仁弘也依

啓○親鞠罪人全成男等七人供招○遣禮曹訂官教諭

鄭仁弘○甲辰王御仁政門親鞠○幼學金起教幼學金起門

生負奉填前訓導成文決良女玉善良女柳花供招○傳曰

徐羊甲同生徐彥詳為吏曹書吏云令捕盜廳跟捕捕盜廳

啓曰吏曹書吏中無徐彥詳只有徐得信云傳曰有族分手

問之韓續男以捕盜廳啓啓曰與羊甲為不相干只有海州

官主人云王曰議啓推官李慶溆曰徐益之子為吏曹書吏

則難尺童女知之未聞徐得信為徐益之子也王曰徐得信

放送○百官宗室兩司合司請上尊稱答曰不辟忝位九載

無一善狀召天災歛民怨長年鞠獄每奪農時生民困瘁

稱載途內而朝若勢貳外而邊警多虞仰觀俯察危兆敗證

日甚一日子夙夜憂悶寢食靡寧當此之時雜使拂士法言

日陳戒于左右神闕彌遠尚惧難濟近日啓辭鋪張虛事稱

譽過實于愚瞿茲願諸卿亟復課舉以安予心不勝幸甚再

啓答曰宗系快雪則我皇考之盛烈也奏下天朝則是

臣子之至情也。有何卓異上牒之實績乎。予見咨辭漸覲轉深。此乃發於中情。不能自抑也。宜諒予悶。亟停勿擾。大合宗室再啓曰。不辟忝位之後。罪戾甚多。日夜憂揚。罔知收歸。安有加鞫之理乎。惟諸戚勿我送。乘幸甚。○弘文館請上牒。荅曰。論思之職。義理之所在。古今天下。安有加虛號之理乎。玉堂宜倡大義。止庭論。以安予心。○兩司連啓。皆不從。○政院啓。遣禮曹郎官。敷論大臣未安。遣迎侍論之。從之。○乙巳傳曰。凡獄事。必急急推鞫。可得其情。而推官晚會。綏綏推鞫。遂獄久滯。各別早會。事申。飭為之。○鞠廳罪人。俞爾曾。崔應賓。李灌。供招。○副校理李滋。上疏。九月。山大賊之說。臣曾不得聞。知而尹調元。謂臣發於簡札中。云請削臣職。○傳曰。因繫滿獄。推鞫方急。依例。兩司長官。勿為退去。待處置。即為入侍。恭鞫。○領相奇。自獻啓曰。有新卜相之命。而無他大臣。臣不敢獨卜。請意遣官問於他大臣。○傳曰。沈訥。相當職。除授使。之詔。聖赴試。時兩司方論訥事。○館學生李葦等。請上尊號。○百官宗室。兩司。玉堂。請上尊號。荅曰。當此暑雨。卿等孫。

為來咨不可從之事予心尤用憫迫願諒察勿煩再咨咨曰
誠無是理近來屢經禍亂疾病嬰身日與藥爐相對精神盡
散軀殼徒存無意人世惟願亟停此舉使予數年調保柔化
歸真則受息於卿等多矣况已悉羣下之誠其與已舉縛儀何
異宜體予意毋庸煩擾○兩司達咨皆不從○以李安訥為
同副承旨睦大欽為分承旨朴宗胤為兼說書傳曰李尚恒
忠原縣監除授○丙午王御仁政門親鞠○罪人刑縣令許世
知學崔有涵官奴李勝春供招○罪人金錡李源朴啓運更鞠
不服○百官宗室兩司合司弘文館請上尊稱不從三咨咨
曰百倫癘強論至此上下相持已踰數旬不敢以予之得
罪為世而不顧國事但鞠逆方急何可弛及獄事完畢後
當勉從卿等之請○兩司達咨都監堂上即廳事沈訥事皆
不從○丁未王御仁政門親鞠○百官請亟上尊尊稱不從王
既許畢檄後勉從而羣臣楮請亟舉○兩司達咨皆不從
○海州罪人許增等十四名拿來○親鞠罪人朴而文等六名
供招○戊申庭鞠○兩司合咨三賊事不從○兩司前咨沈訥

事發落間姑停○罪人高大觀等六人供招○己酉鞠廳罪人鄉吏吳誠老吳彥鶴營將奉吳羅景春驛子趙吳金私奴莫同前僉使孫正國前叅奉金好雲供招○禮曹啓上鄉既允群請都監堂上卽廳急送差出上鄉吉日推擇箋文等事次等舉行從之○合啓前啓不從○庚戌慶尚監司馳啓開寧兼官金山郡守呈稱縣屋前教授鄭構瑞既殺犯上之言不可置而不問其二子及叅聽人李景熙等二人不告官金家等四人出言人鄭案並囚禁待朝廷處置事○合啓前啓不從○辛亥鞠廳罪人前經歷許增鄉吏崔明終民丁李小君供招○傳曰上鄉方物物膳依上年例只兩殿東宮封進事察行○兩司合啓違啓不從○壬子傳曰考績重事宣可以過慮不測之事竟避不叅乎昔在○祖宗朝韓明澮以大臣在推鞠之坐緊出於南怡之招事不尋常明澮待罪而上愆諭之其時未聞明澮有更為待罪不叅鞠廳之事也今日大臣以下不及明澮遠矣况此殿最進叅少無所妨宣可不叅以開無前退行之例乎待命諸卿安心勿為

待命速往殿最俾及十五日八啓事諭之○兩司合啓連啓
不從○癸丑傳曰近因廢貶不得為推鞠雜或為之例致晚
暮今後雜往叅廢貶早往早罷也叅推鞠事言之○傳曰典
獄移囚罪人亦多只一都事守直極為虛誅依宣傳官例加
出典獄都事二人堅囚送獄完畢後二人勿出○傳曰左相
處憲遣史官卜相以來○兩司合啓連啓不從○傳曰庭鞠
為之罪人郭夢說等九人供招○甲寅庭鞠○兵曹啓曰宣
傳官俞世魯雜在保放之中似當依法殿最而以臣承宗等
陷不測之說現出於各人招辭今若循例殿最構臣者必謂
臣挾憾以此惶恐世魯名下不敢等第答曰知道世魯爾職
續男之腹心而構成海獄者也○以李昌後為司諫南宮樞
為持平韓昉為檢閱韓玉為獻納傳曰判尹李冲與右叅贊李
志完相摎○乙卯王御仁政門親鞠○罪人吳應聘受鞠
不服王曰吳應聘刑推事問于大臣推官兩司以啓啓曰崔
植元情後刑推宜當王曰李源吳應聘面質○崔植供招王
曰崔植吳應聘面質○王曰崔植咫尺殿庭諱不直招極為

頑詐刑推窮問植沂之四寸孫也沂之杖而彬時植以族孫

有所傳誣云李源所引也植刑訊一次不服○玄今刑訊一

次不服而彬之母也以上京供辭與海州所供不同訊問而

彬生憂及沂減路事○兩司合啓連啓不從○丙辰王御仁

政門親鞠○罪人李龍彦金夢淡吳克一朴興贊朴命運高

景參李悅金鎬刑訊不服玄今壓膝不服○丁巳王御仁政

門親鞠○傳曰朴啓運李悅金夢淡李龍彦朴興贊壓膝○

韓續男啓曰朴而文招曰信川郡守洪遵之洪字以紅字書

之云矣王曰今日已暮明日早會推鞠○鄭麟瑞等十一名

拿來○兩司合啓連啓不從○戊午王御仁政門親鞠○韓

續男以捕盜廳言啓曰金鉉雅無拿命以金鎬之分故捕捉

矣傳曰拿囚○王曰崔沂刑推手議啓奇自獻曰他罪人尚

有可問者從後刑推宜當南瑾柳潤兩司長官柳夢寅尹壽

民推官等啓曰沂誣引勳戚大臣元情亦似尊略刑推似當

王曰崔沂刑推崔沂將刑供曰臣他餘罪目則死所甘心而

鄭忠男以臣為逆謀臣子不可一刻忍聞鄭忠男謀陷臣身

至謂廷賊此言毅明之後惟死無憾臣受恩兩朝出入侍班官
至二品榮幸已極一心徇國死而後已到今垂死之年蒙此
不測之禍唯願速死入地而窮天極地之痛若不得暴白於
天日之下則非臣身死不得瞑目於地下聖明之世亦將有
抱寃之窮鬼矣豈非可哀之甚者乎只恃天日照臨而已鄭
忠男海州無賴人也或云忠國或云忠男或云正男隨處變
名以防納身利為事交結京外奸細之徒出入宰相之家因
挾其勢京外防納無慮不為本縣各司貢物大米三百餘石
盡食無置處且戶曹龔同木邊利並十三同趨不備納戶曹
論閑絡繹不絕上年秋冬始因忠男及其妻母使之侵納忠
男訴曰若限日保放則當上京納上尺文持來云如其言放
送則忠男仍為逃走臣不勝痛憤具母妻等仍為堅囚督覘
分徵於渠之一族矣春間聞其變名鄭蓋荆橫行鳳山地之
語秘密移文于鳳山縣鳳山縣答通曰蓋荆則投囚而本縣
正鐵價布多數交出為備納畢捧後投送云本縣則負債
米布極多鳳山縣則所徵不多從多處移囚本州事一邊報

使一遞論移而鳳山縣仍因不送四月初生間更為移文修私書備陳曲折則鳳山縣即為出給本州令將官砲手等統縛捉來其所花消米布刻日生徵雜臣罷職之後亦仍為整因生徵事分付色吏而來此則非但一縣之所共知其時鳳山縣監及捉來將官砲手等一族侵徵之際隣近各官無不昭知若問此等人則其所行止及臣前後捉因其身侵虐之狀歷歷可知忠男因此作讐乘朴而彬全夢龍等獄事抵掌而起以時方在囚罪人告監司自願上來搆成不測之禍以臣為逆謀種種誣因其間情狀極為亮慘本州文案尚在通物催促之人必在戶曹若取考兩處文案則可知臣曖昧之情及忠男因讎搆誣之事如此情狀聖明可以洞燭忠男言被囚時聞於朴而彬處云海州為邑非如殘縣之比物象地大常時監司留營處故監都事收判官所囚罪人不下數十餘人多則四五十人該使被囚時相誆其時必有聞知之人忠男欲搆臣身而未得其說百計搆思自做已死朴而彬之言補以潛相密語搆捏臣身乃以為相誆時無人聞知

云豈有其時在獄囚人數十人中獨渠與而彬相詔而在傍
他人不得聞知之理乎况忠男囚在重獄而彬外獄囚禁其
間有牆有門晝夜深鎖內外隔絕萬無渠等相談之路舉此
一款可知其托補已死人之言搆捏情迹明若觀火如此情狀
聖明可以洞燭許增等給米事官穀雖一二石必有典守之
人出納之際人必知之一百四十石之穀非鬼運神輸人
不見處出給於人千萬裡無若問倉吏庫子及判官則可知果
人出給某人輸運給於某人曲折莫如此証陷情狀聖明可
以洞燭族會事臣曾祖母本海州人也或八九寸或十餘寸
族屬多在具處臣箇滿在七月間或持盤果來見設使謀送
下人等多在會飲之時乃為謀送千萬無理如此情狀聖明
可以洞燭姓會白沙汀事營下之官常將不得任意出入有
名勝地不得往見適四月二十九日姪子有涵家成婚臣以
圍統事出往具處以去白沙汀稍近欲往見之而日氣甚暖
且監司被論故不為往見營下之官瓮津長淵松禾等遠程
任意往來初不放出計四月梅間白沙汀往來之計而彬何

以穎知而先言於忠男乎此不過忠男聞知徃白沙汀之奇
托言而彬所言而誣陷也况申孝業孀生不見面目之人白
沙汀約會千為無理如此曲折聖明可以洞燭許埤招來事
許埤本縣及康翎等處有未推尋奴婢上年十一月推尋辜
下去留本縣四五朔四月請來之言尤為虛罔如此情狀聖明可
以洞燭而彬希逸投來事據本里人等扶出牌字投來而彬
則其母前擊弓分家財金鑄在不遠之地恐或逃躲同力投來
崔植傳言中路打下搜覓文書事則而彬未投來前何以
知文書之有無而傳播於中路使之覓來乎李源納文書
後親自持之過二日後決罰事則十二日投來囚禁十五日決
罰時允書現納稟議於監司尹調元而處置為難故即給渠
等李源持納之言千為虛語大槩海州邑中多雜人李源俞
濯鄭忠男元守澤吳敬民等四五人皆以賤人為心腹因其
事希望僥倖發身之計非一朝一夕觀此人等所為則徃來
京外同惡相濟符同陷人之迹有不可言况李源初無所為
之事而上京久留情迹綢繆內外相應或承望特勢或聽人

指嗾惹起禍網之迹明矣况李源海州舍戶房李廣石之子以廣石當壬辰之亂持還上文書投入賊中侵毒民間海州之民至今欲食其肉臣常言於品官等曰廣石之子何能安坐又安能求仕京中乎俞灌本以館軍統侍登科每為監營軍官凌轢本官有同真兩班臣每言痛憤之杖二年敬差官李重緇以伐木事徃長淵灌以軍官徃去侵虐本州治匠使之結項臣投囚俞館杖五十二人常懷媿慙柔此機會符同陷人無所不至如此情杖聖明可以洞燭中路送崔植使李源等而彬膝脚之掌打下事則罪人投來官庭打下有何不可而使子等干犯於罪人投來之時而使之先打於中路乎投來時黃昏後無人時由北門牽來事則植自為言之乎植以迷者鄉生恟於嚴威一從李源吳應聘之言而証服邪臣不得知矣恐其言出不示他人欲為掩匿文書使朴興贊等殺之事則當初而彬等受杖後其同生九三寸叔等保受放送出去之後其生其死非臣所知免書中所錄之人過半等杖人等相雜故其人等或具樣為之而臣不得知矣免書本是

不閱白紙半張如兒童師長家到記母印札九間八間則皆
書諸將居中間則書大將各行或書八九名或書五六名
有若兒戲如此虛妄之書若直報上聞則滿朝宰臣以不
安與國家休戚大臣一將被誣其於國家事體亦極未安臣寧受
不告之罪不忍使虛妄之文上達天聽此則臣雖減死所當
甘受虛妄之書使人人皆見之則亦非慎重之意故不使他
人見之某人皆不得見只惟有詠見之矣文書處置事臣置
於衙中何處用之乎圖殺曲折渠等自為殺之乎臣送何人
殺之乎其人每事若諉於官負則謂必無事故如是言之廣
引勳戚大臣以下名官事臣非廣引列書諸將字而每次上
頭則皆書勳戚宰臣之名而其下則列書雜人之名矣朴而
文所言臣元情後具元情下去海州使各人等一樣事臣到
京翌朝孰獄何暇送元情於海州乎元情親告人聽誰指嗾
加減事宜有加減之理乎但趙挺之名因臣年老衰耗蒼黃
孰獄即時鞠廳捧招不能詳記而致此偏落此是生死間何
人來于臣處指揮乎在獄中通書朴而文事臣不得知矣尹

調元處遣姪相議事使有詠諷辭而往問尹調元元情時以
以此納招笑告愛人全夢虎父子杖殺埋獄事監司尹調元
受議送下于本州臣捧招三番報使則監司以其條處置之
詔每每題送書目尚在矣大槩臣前日天威咫尺之下不敢
有隱情終始一直招以此大見惡於人如此人等寧不惡
之乎憐之以全夢虎之獄事今及為鄭忠男之所誦矣凡事
皆歸於臣謀送二字若得發明則雖死瞑目迎來謀送之類
無一人得生者如此七十將近之人歎為何事而謀送乎此
則聖明可以斟酌此外更無所遠崔沂刑推不取○傳曰上
第吉日以九月十五日付標○戶曹啓曰尹根壽慶依禮曹
啓辭特賜米十五石太五石酒五壺生楮一口雞五隻石首
魚二十束歲以為常從之○兵曹啓親親至嚴之地上司下
人或有闌入於跪手結陣之內者大臣跟隨二人推官以下
出入時一人外如有闌入者依軍律處斷從之○刑房承旨
韓濟男啓曰送獄方急為臣者何敢一刻日於食而安於寢
乎藉廳推官例食朝飯後悉會故以致日晚極為未安日今

以後待開門來會何如從之○兩司前啓不從○己未王御
仁政門親鞫○罪人前權管金欽供招刑訊一次不服李悅
歷膝○王曰日氣蒸鬱救療事各別分付崔沂歷膝○罪人
朴啓運加刑金錡歷膝不服○罪人內禁衛金應成訓練奉
事吳仁男趙得禮供招李源所引也○領相奇自獻劄子大
槩臣之子芳名出崔沂招辭臣於海嶽不得入侍萬分明甚
且聞人言難無大臣亦可推鞫字臣言之云其言亦有理乞
遼事○荅判義禁朴承宗劄曰省劄非一予意諭之已盡諸
賊相繼承服賊河之情杖畢露卿等有何待命之事乎卿等
過矣御連姻王室義同安危休戚勿為更辭宜體予意安心恭
鞠盡誠討逆毋負眷時之意○政院啓曰領相呈劄後來
詣闕下矣傳曰知道此何時而大臣推官爭相陳劄煩瀆至此
乎如有所懷事榻前啓之事言之○合啓前啓不從 庚
申王御仁政門親鞫○大司憲柳澗大司諫南瑾啓曰文魚
宣傳官尹炗乃罪人尹廷稷之三寸慮有漏通言語之患無
令入叅於侍衛事昨已義論而簡通未知今日亦叅侍衛與

否此後勿令侍衛事分付何如荅曰分付兵曹勿令侍衛○
罪人崔植金欽壓膝不服○罪人金應成趙得禮吳仁男李
源面質○金應成崔有泳俞爾曾刑推不服崔沂金錡壓膝
朴啓運烙刑不服○罪人義禁府都事柳覺民供招罪人獄
中通書事也○辛酉王御仁政門親鞠○罪人崔植金欽俞
爾曾崔有泳壓膝不服崔沂朴啓運李悅加刑不服金錡烙
刑不服○傳曰日氣蒸鬱海州不緊罪人保放者及三元情
罪人中可問可察者詳議抄啓○壬戌王御仁政門親鞠○
罪人金錡物故○王曰罪人奉埴刑推而不涅下杖而已時
時鈞問其情○罪人生負朴挺民供招後刑訊一次奉埴加
刑崔有泳俞爾曾壓膝不服知學尹汝翼供招後刑訊不服
李悅壓膝不服○癸亥王御仁政門親鞠○罪人李悅物故
○罪人金欽崔植奉埴尹汝翼壓膝俞爾曾崔有泳加刑不
服○罪人李連鶴供招海州使令罪人朴挺民高大觀吳汝
源吳忠立面質○罪人朴挺民壓膝時供稱崔有泳坐槐亭
言曰具亮書中書都大將三人鄭昌行以錄字書之韓明璉

朴致毅也兩邊諸將各五人諸將名下各錄十人并一百人都
大將之下書五月五日會兵忠原推戴鄭氏此事萬萬無疑
云王曰推戴鄭氏等語是何等語而不書於問目乎鄭文翼
頭辭此一欵添入以問○罪人鄭文翼供招下獄 時文翼為

忠原縣監○罪人信川郡守洪遵供招 李原招曰 遵之名亦

在免書云故與載芳郎寺韓世漫等同被拿打來都事郭禮

成承免後指意途中脊脊為端遵既老病書一衣概領病死

獄中人憐之別武士鄭稷供招 李原招稷名亦在免書云○兩

司啓曰洪遵韓汝漫等既名在免招不可帶職請削去職名

從之○甲子王御仁政門親鞠○罪人前郡守韓世漫生貢

朴高質庶孽奉流忠義鄭稷幼學趙廷翼校生趙孝達尹秀

文進士李檣供招 名在免書李原所引罪人俞甬曾奉植朴

挺民壓膝雀植加刑不服○乙丑傳于鞠廳曰罪人雀植俞

甬曾金欽奉植加刑病重罪人則待差加刑○鞠廳罪人金

鉉 符之等為捕盜廳所告訓導鄭起男東佐軍金鉉鄉吏吳
得鐵加設奉事吳邦彥 以名在免書私奴丁鶴 朴興發奴水

軍朴彥俊而彬投來時軍士出李源招私奴金義金欽收官

奴許弄金義文供招○罪人崔植俞爾曾金欽刑訊三次

奉垣刑訊一次不脈○罪人朴挺民物故○鞠廳啓曰鄭稷為

名者二人拿回其中一人必寃矣詳覈以啓事傳教矣李源

吳克一面質時所引鄭稷則以鄭佐序之子身死已久此是

無據鄭職鄭稷以名同之故並被拿回極為寃矣金鈿之名

李源則以為雖在免書其為已死云朴而文則以為時方生存非

已死之金鈿云鈿之生死而文尚能知之稷之虛實亦問於

而文何如依啓○丁卯崔沂物故沂素以慈科善良見稱於

士林宣祖朝為侍從官至方伯晚守鄉郡與其控有泳等

相好沂之不獲共克書有泳等誘之也時人言廷職乃當世

貴產而沂沒其共宜以身族代償也然沂等死而獄亦不成

矣爾瞻等馮大珩等以死囚人忠勇折作而彬私誣遂成一

大獄塗炭海岳慘於而彬之失識者以沂生當亂世不能秉

智持正自擬大禍而無益於國其心惟羨而計則曷副云○

戊辰罪人前監察柳淮許通李景林淮實洪也慶林宗慶臨

也前直長李慶恒梁山欽供招以名出免書李淳招也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四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五

七月朔己巳○庚午王親鞠傳曰謀逆曲折舉事節次首倡之賊推戴之人腹心同黨一一從實直告則依頃年承服罪人例別樣處置之意詳細開誘于崔有石○傳曰賊沂與金錡朴啓運等諸賊圖殺告變之人急急滅迹則沂之道扶躬著無疑有石以賊沂之子其亮謀密計豈有不知之理况名在亮書中則尤不可不問刑推窮鞠○政院啓曰罪人柳淮之名本是淮字而禁府所囚則柳浩也年踰八十此等罪人何以為之王曰議啓大臣以下回啓放送○罪人幻學閔聖從供招以海州往來人名在亮書云○罪人朴而文供稱鄭稷鄭職兩人元不聞知

云王傳于續男曰朴而文處柳淮事問之崔浩亦有之乎問之續男曰問于而文則不知云矣○王曰崔有石刑問于議啓奇自獻曰崔沂則罪極滅口萬死無惜其餘所干人雖死亦可而崔有石則別一無所干只以言語問之可也若刑訊則恐或死於無辜也兩司推官之意亦與此無異矣王曰崔有石刑訊有石刑訊一次後供曰臣以年少之人不知謀逆之事既不知謀逆則節次何以知之首倡何以知之推戴何以知之臣非謀逆之人亦安有腹心同黨乎臣父以而彬誣為處

置之故死於杖下族人皆死於杖下矣臣又承嚴教不知所違云云
時有石年纒弱冠供辭哀切人莫不悲之 ○罪人尹廷稷刑訊一次沂之皆也問

沂減迹謀逆節次元情拍喉等事不服 ○海州罪人柳梅放送以同名校囚

○政院啓曰今見禮曹公事上尊號時應行節目依壬子年依磨鍊

矣今此上尊號誠一國無前無後之大慶亂後凡事未備則已目今恢

復已久國家大小之事既盡修舉上尊號及上壽宴節目不可只舉壬

子草創時例而為之如事之極難勢所未及者外其餘諸事一依庚

寅年前例舉行事令禮官更議以處傳曰允 ○辛未傳曰推鞫事傳

播外間自 先朝痛禁至施重律近來逆獄連起國綱蕩然鞫廳大

小事間巷小民及外方無不知之今後色承旨一依 先朝舊例勿為傳

播事各別察為 ○壬申鞫廳啓曰日氣酷熱罪人可鞫可寘者並連

議啓事傳教矣臣自獻議己丑之獄其同謀人趙球李經發告故成

獄事 先王所謂知此言者預此謀真千古治逆之格言也今此獄事

以告慶者滅口觀之則若真有逆賊焉此沂等已死諸罪人之所以應

死也彼崔有泳輩欲免暫時縲紲發明之苦乃滅告慶者之口若

謂之既已滅口是為無前之變其根本雖或不實其費徒不可不鞫

則己若欲得賊情而鞠之則臣恐其脅從徒死而無輸情之人也如鄭文翼者臣不曾接話去年間臣被論時玉堂則不為劄論而文翼與二天一度陳劄於臣實有怨之人也然如文翼庸劣者豈能為人所推戴也若以諸罪人口傳亮書而斷定可鞠則必有後弊也其中似緊者姑以寬律施行何如臣慶涵臣夢寅臣壽民非官臣瑾臣質幹四司議金錡十餘人承雀沂陰謀秘計賊殺告寔者減口減迹之事則無論承服與杖斃既已成獄矣其餘亮書中名出人等緊歇輕重有難差量可鞠可寬不敢獻議答曰雖名出亮書豈無緊歇可議之事乎不為鞠問又不放釋混施寬律未知如何勿為惶恐更加相議以啓○癸酉傳曰朴弘贊等事速為議啓○丙子傳曰金錡以賊沂腹心之賊逆謀首倡事緊出賊口依丁義民例追刑似當符不服而死故有此教○鞠廳議啓封入傳曰知道大司諫南瑾等之議則承服罪人勿為更鞠仍施典刑之意乎不然則速為鞠問可矣○答李滌上疏曰省疏具悉深嘉討逆之義當議而處之仍傳曰此疏下鞠廳議啓鞠廳回啓曰得男自絕於國家其亮逆則既已貫盈其時不為取服止刑神人之憤莫甚於此而但只賜死不為正刑者自上誠以欲慰慈殿之心寧失不經特施寬典者也處寔之道至此而無以

加矣舉國臣民孰不感激於聖孝之出天子到今追施不敢輕議而臯陶
執法之義至嚴且切伏惟上裁答曰知道大臣推官兩司各議以啓○
丁丑鞫廳啓曰金錡進刑議啓事傳教矣臣自獻等議丁義民乃金真裁
金百誠之徒黨也直裁百誠既已承服正刑故義民亦至於進刑矣今此之
事與金直裁金百誠之承服正刑似為有間自前鞫廳上母以進刑本
非刑書所載為啓者誠以未承服前直為進刑則恐不當進刑者
亦至於進刑而開後日無窮之弊也若其當正刑而不得正刑不得不
進刑者則是或一時之公論也伏惟上裁臣瑾臣質幹議徑斃杖
下者謂之不服而不為進刑則非討逆嚴截之法伏惟上裁答曰
此賊及朴啓運依丁義民金日昇例進刑事詳議以處○戊寅政
院啓曰禁府月令醫官來言洪遵病勢危重請救療云傳曰姑為保
救遵故承旨也先朝侍從忠厚長者無辜死獄中人憐之○罪人朴明運
病重保救續男啓曰此人病勢雖重大槩承服解枷柙救療之人至
於保救則莫重逆獄事體未安答曰勿為保救多般救療○己卯
傳曰海獄罪人云今不決其中老病人十分從實書啓或解枷柙多
般救療事言于禁府○庚辰傳曰罪人訊鞫之意非欲殺戮人命

實欲得其情止其刑也逆獄罪人元情後徑斃有罪無罪豈非可
怪乎洪遵之病啓請保放只數日遽至物故凡罪人不謹救療據此可
知也色官醫官不為詳審至死不可救然後始入病重單字惟保放
即斃殊無目前傳教之意也今後各別詳察為之○傳曰鄭文翼韓
汝澂被囚日久姑解枷杻另加救療○傳曰化家為國肇祠大業者
我 聖祖也止倫重熙功先 祖宗者 先王也 先王功烈如彼其巍

燬則稱工 祖號允愜情禮而粵在戊申予方荒迷只循外議多有
久典疚懷齋恨食息不寧我朝 光廟既膺 祖號歷代稱祖亦非

一二顧予不德治國無狀艱虞日甚夙宵兢惕而迫於群情將受
大號仰惟 先王遭丁應恭措誣至於待命幸賴 聖天子明照

萬里降勅慰諭昭雪至痛極寃則其格天之誠再造之烈實無競
於前後今宜先上尊號於 先王先二后並上 先王祖號親祭告

廟後定號上箋合於事理速為詳議舉行事言于該曹禮曹啓
曰臣等伏覩備妄記其尊 祖奉 先緒志歸美之意溢於言表尋

不勝欽仰感泣之至自古帝王有大功德於宗社生民則必有殊稱
顯號故創業中興之主莫不膺受祖號永世不遷流祚無疆者

也恭惟我朝 太祖創業 世祖中興當特稱祖之義無歎於往牒

也至於我 先王雪累世被誣之系彛倫攸叙重事大格天之誠

邦域再造應恭諛說不售於曩時諸書措誣快辨於今日此

豈非 先王之盛德至誠素所表著聖上之大孝完烈克致光

顯者乎況今此降勅中 聖天子既以恢復之功優褒 先王

又以昭雪之孝嘉獎聖上然則先王之德聖上之孝非但我國臣

民皆思顯揚抑亦天下之人無不聳聽稱道者也今我聖上益篤

孝思適追先烈楮以獨享徽號不安於心欲加上尊號祖號於

先王先后十行玉音丁寧懇惻凡在瞻聆孰不歎服此實周武追

王太王王季推孝無窮之意也漢祖傳子身父極其人道之典

也 皇朝追謚 成祖我朝追尊 四祖之義也臣等只知尊君

之為急而聖上特下顯親之教臣等唯當奉行之不暇何敢

贊一辭於其間哉但事係重大非該曹所敢擅定議大臣之

奪施行何如咨依允速議以咨○大司憲柳澗執義金質幹

掌令林健琴愷持子鄭遵南宮樞大司諫南瑾司諫李昌後

獻初韓玉正言鄭良胤蔡承先啓曰臣等伏見儒生李潛

之疏以金停男之獄今已四載三司多官日向含默丁無一言大義
王法置之相忘營私護黨惟是之務云當初停男之謀送盡而路於
諸賊承服之招人人皆得以誅之為有司者所當按律請刑之不
暇而自上有所不忍只賜其死此特一時之私恩而豈舉法討逆之大
義乎曰循至今尚稽正刑致有尊野之詆外臣等決不可仍冒言地
請命罷外臣等之職答曰勿辭○兩司合啓誣告三賊事秘密事○司
憲府啓曰罪人李貴平生陰險惟以善事作孽為長技今若定配禮
山則本縣乃湖西西營往來之通衢必煽妖言怪說熒惑人心他日
之禍不止於教誘賊沂請江原道僻處改定配以杜後患國家目前
優待待及在法可見故每當遠差必付實職惟小各司亦皆填差其
意有在非但平時為杜徑亂之後邊所不廢而數年以來侍從處
置例皆送西或付無祿遠兇至不得受祿者有之遂成謬例事體未
安請依舊例以重體面○司諫院啓曰監司之職專受方面之寄所
當嚴明黜陟不容私情而近來為監司者廢貶則僅以一二中下
等塞具責甚者寧逢推考而無一人居下者此何等情態且守
令稟官上來則以罷黜馳啓流來不易之定規也近日則不然

或補上來辭緣或請朝廷處置不欲以一毫之怨歸之於己身為
重任者皆懷此心則將何以為國請予安監司金蓋國公洪監司
慶道並命推考近來紀綱解弛虛偽成風下官之不職者視
為常事職分內微小之事輒即誇張希望恩典者比比有之舉
其一言之則四山監役之裁松於濯濯之山不過回上司之令而
塞其責設使稠密成林不足為貴今春移植適值雨水連洽僅得
不枯若過數三月則其為木生亦不可期況多數生茂非衆目所親
手頃者漢城府以南道監役善為栽松之故至於褒獎入啓此實
前古之所無市恩悅人莫此之甚請漢城府堂上推考具公
事勿為舉行答曰依啓四山監役忝酌施賞何妨漢城府堂
上不須推考○答合啓曰不允答府曰依啓○壬午罪人洪宇寧李
濟病重保放○禁府啓曰罪人有病者因傳教為加赦療矣本府
地勢卑湫今年雨多水湧如象前後罪人大都皆病其保放之類
自下不敢擅便在囚罪人勿論輕重別單開錄答曰罪人不鞫不
決堂不如此乎自本府速為議大臣不紫罪人為先入啓保放非
係重罪人亦人之月令醫官色部事十分着實赦療○以洪邁為

高陽郡守

通供俸儀之父也

崔雅為戶曹叅判傳曰前濟州牧使玄楫隸

兵防備等事頗能盡職知事待闕除授朴應犀上統賈來入啓擬官

趙閔中已為加資實職除授邊應社玄天詳李凌雲李揚白

李好白等捕賊有功人也高品付祿 祖宗朝公子之子只有韓

淳一人同知除授部將守門將武臣仕滿者並速遷轉且部將成

汝權乃子潛邸時師傳成浩之子也此人除授本職累年尚不遷

轉六品職除授朴燁成川府使除授 ○癸未合啓前啓不從 ○禁

府李貴伊川中道付處 李貴以貴沂拿來時近見中啓被罪 ○乙酉韓

續男啓曰今日領相命招親鞠為之事命下矣領相辭職陳劄推

鞠所以為之傳曰領相出任後為之 ○傳曰閔聖徽韓汝漫保汝尹

廷稷解枷救療 ○戊子韓續男啓曰鄭文翼雖曰病重緊出賊口時

未覈處獄體至嚴保汝未安何以為之答曰病重者保汝待差還

因何妨 ○辛卯罪人柳時英病重保汝 ○百官請以前後討逆功加

上尊號答曰國事艱虞數日之內再請徽號予竊閔焉勿為更論

○丙子啓成川府使朴燁暴虐殘酷尹英賢降附送賊請並削

職釜山僉使辛荃曾無履歷家在一日之程請罷職不從 ○合啓

前啓不從○壬辰鞠廳啓曰申孝業鄭忠男事及他罪人面質
者詳考抄出事傳教矣忠男招辭中兩引之人除杖斃者外李源
善應聘朴而文善充一勝春等事各人所供大槩一樣至於所謂
名在亮書者十三人中善夢鶴則各人招內亦曰名在亮書而
其餘李源成之浹善彥鶴吳忠立善海澤高大觀吳池源尹
希仁吳敬老吳義勳吳應聘十二人則各人所供皆無名出亮書
之語此人等與忠男面質崔有涵許典許贈亦出忠男之招並
面質宜當答曰依啓○百官請加上尊號答曰卿等此言胡而累
至省覽未了中情滋惑戊申之事元允仗辜定運之勳亦已策
錄則刑賞並行無以加矣至於癸丑之變尚忍重訊憐男措送路
人所知陰嗾妖孽表裡潛圖以稚兒為奇貨以神器為孤注幸賴
皇天默佑免謀先敗則其處變之舉實出於朝廷百僚為
社不得已之大計也每一念來無樂為君有何可稱於當時可
聞於後世者乎嗟嗟試觀今日之事大義不昀討逆無辜憐男
尚未止刑國勢漸至危殆而三司後務以虛號誇張責歸欲重予
不德于竊怪焉卿等又欲效尤寧于群工而連章強聒是何道

理宜勿更煩退去察職○合司又請加鞫答與百官同○兩司前啓
朴燁尹英賢事答曰朴燁盡心國事任怨不避人之憎疾且無
足怪矣尹英賢不幸遭變在 先朝已為被罪何可永廢

○合啓前啓不從○癸巳政院請加上尊號答曰政院以近密之
臣欲效三司重予不德之謬舉尊君之道不在於虛號勿為雷同
先正大義政院啓曰臣等只知贊揚歸美之為急未及正刑治逆
之意責難在於三司臣等昧於大義不知先後之罪亦大伏地待
罪答曰待事虛文不明大義天可誣乎人可欺乎予為是懼略
言所懷宜勿待罪○傳曰庭鞠○兩司 大司憲南理執義金贊幹掌本
林健琴愷持子鄭遵南宮樞大司諫鄭造司諫李昌後獻仰韓王正言鄭良胤

啓承先啓曰人臣討逆以嚴為主人主治逆以斷為武不若是則大義不
明主威不張國隨以亡未知今日之治逆得以嚴以斷之道耶當初
逆臣永慶締結宮闈謀危國本者為議也陰嗾逆肆首事搆亂者
為議也逮直裁謀逆只引恭慶者實諱議也三賊亮謀悖男無不主
張三賊之恃以為逆者悖男也悖男擾國男之尊挾宮闈之勢
內以稚議為奇貨外以三賊為腹心未售戊申之謀旋搆癸丑之

福羊甲友英宗仁之徒謀亂於外高成金蘭義一之輩作妖於
內聖明之危間不容髮 宗社之亡不朝則夕幸賴 朝宗點估
亮迹敗露前後亮孽駢首就戮至於擄男三司以嚴鞠正刑累
月論執而一種邪論孽芽其間假托儒名爭上亮疏趙慶起李
命達等也陰主亮謀指嗾怪鬼者李德馨李元翼等也忘君
負國迭為影響號召八方脅制君父一則曰雖言母絕母一則曰
廢母不孝韋布之士奮義上章扶君父於水火者目之以賊
臺閣之臣忘身討逆陳夷慶於危疑者亦謂之賊如嚴惺輩
附會亮議陰護逆首二十多士一筆盡停宥有源沮遏正
論煽動邪說自此士氣摧藉公議日隳相傳一豚首尾四載亂
逆相尋賊沂接迹此無非討逆不嚴罪人斯得而失刑大義欲明
而還悔神人之憤至此極矣以至林下大賢奏義理之劄身野
之士抗追刑之章誅討之義豈不嚴且重乎天下之惡一也人
人得以誅之則為人臣者不應異同於其間而結述邪議之徒一
向以廢 母后之說箱制人口使不得討逆詛呪獄成內人服辜則
曰延及 大妃詛呪亮高領教八方則曰延及 大妃東帛丘園

勤招賢相則曰將廢 大妃追刑得男欲止常刑則曰將廢 大妃以
此等說恐費眩亂無所不至正刑之論為一世大禁忌此公論者之
所以緘口韜舌至于今日而不敢言者也追刑得男之議鞠廳為
回啓臣等不即舉義追刑徒以上疏為急所論失其先後使逆
魁尚保完骸臣等之罪至此大矣請遠臣等之職答曰勿辭以明
大義正王法為職事毋徒為誇張稱美之言自歸於容悅之地○
副提學柳浦副應教李挺元校理柳活柳汝恪副校理任性之
慘極張自好等啓曰伏見昨日聖批以得男尚未正刑討逆無章至
此則國勢危殆國是靡定上疏之舉何所極而強瀆不已予竊怪焉
為教臣等不勝惶恐之至癸丑逆變之初得男以謀逆惡國男之執力偃
然在家有若不相干預者然諫院先請討之諸賊承服之後得男
之逆狀昭著早露三司以鞠問論之及其賜死命下三司又以正刑啓
之三司之討逆宜後於草野一書生乎今此李瀾之疏詆斥三司不
遺餘力臣等非不知兩司避嫌之日同拜舉義亟請天討之不暇而寧
念此疏已下於鞠廳鞠廳議啓有臯陶執法至嚴且重之語是此
殺之議時未結末三司難欲急急請討勢有所拘碍也况亂臣

賊子人得以誅之為今日臣子者孰不知討逆之大義但護逆之徒前後接迹詛呪之獄內人休辜則以延及 大妃恐拘之詛呪免書領教中外則以延及 大妃驚動之鄭造尹訶之類復入臺閣則以廢 大妃之說搆捏之山林碩德之相承召入來則以廢大妃之言請殺之兩司頃日以悖男追刑引避之時訛言孔恠以次第迄及收收傳播之不已使人心日益疑國是日益非討逆無章國勢陪危之教正中今日之病也亂逆何代無之未有係於悖男者應厚告慶羊甲之黨一時承服內人之輩相繼首實舉法定罪自有其律則悖男之高迨追刑已極神人之憤而臣等之以請誅為先者三詛既辨俞旨已降一國同慶消去將行若以癸丑之神功未及今日之縛禮則辱天盡日之議大有所欠缺故先此後彼致勤嚴旨臣等之不職至此大矣不勝惶恐伏地待罪傳曰論思之職當明大義正王法而已勿待罪更加盡職○合司啓曰誅討逆賊不一其典不能正其刑則不可誣之於已死而廢為世之王法也逆魁悖男挾國舅之尊恃宮壺之勢以稚議為奇貨以承慶為腹心外聚兇徒內結妖異射天之危將殺於朝夕詛呪之禍及於聖躬幸賴

皇天之陰陽 祖宗之默佑 允謀敗露 黨與就服 羊甲友英之
首 傳示於四方 金蘭義一之輩 並戮於一時 而得男則以亮送獨
允 常刑尚全 支體王法不行 大義益悔 神人之憤極矣 而一種
允 怪之徒 敢肆護逆之計 以讐母絕母 廢母等 無根不測之說
恐 費君父 箱制臺閣 愈往愈深 至于今日 此何等討逆 休此
何 等義理 邵王敦既斃 器而斬之 綱目特書 唐莊欲殺 宋溫晏
斷 棺焚屍 聽全義刑 無可加之言 但去闕室 削封樹 先儒胡氏曰 莊
宗 歷數其罪 誕告多方 發塚斷棺 焚屍而颺之 快人心 合天意
垂 後來亂賊之監 全義懷私 甘辱 豈知帝王懲戒之大 方莊宗
過 聽其言而略於討逆之典 惜哉 以此觀之 婦男之罪 惡與二賊
一 也 豈可以已死而不為之追刑乎 今若附於全義之邪說 而師
胡 氏之止論 則大義無時可明 王法無時可行 亂臣賊子 無所懲懼
國 家之亡 無日矣 請巫命有司 追施典刑 亂逆之出國 國家之
不 幸而逆亂之定 亦國家之大幸 既有大幸 則足大慶也 既有
大 慶 則徽號之稱 玉牒之傳 所不得已者也 自古帝王有是慶
則 不能無是號 見於經 見於傳 見於史 乘者不可勝記 非為其觀

美也直以中恢之功不可不顯揚而然也故臣子請之而不為譽人
主受之而不為誇今我聖上值宮闈之亂遭國柱之憂除先討逆
否運中恢不殺之仁合於舜文神武之德配於天地再安宗社
之偉烈卓卓難名則掄揚之請出於討逆之後者臣等實未
知一毫之不可也况今國証昭雪聖孝益彰大猷將進剛辰既
卜若於此時不為舉實而並稱則何以慰祖宗在天之靈盡
臣子傾首之誠哉請亟賜一命俯循輿情答曰凡事有先後次第
宜可倒行逆施勿為更煩追刑事宜可因予言而為之休論可矣
○百官宗室請加上尊號不從○兩司前啓皆不從○甲午韓縝
男啓曰罪人有石乃賊泚之子保放未安答曰解枷相手病勢詳
察保放○義禁府啓曰洪遵拿來部事問啓事傳教矣做部事東
部忝奉郭禮成矣傳曰知道○百官合司請加上號不從○合司
請追刑悞男答曰但宜審察王法當否而已宜可以予所言有所輕重
○吏曹判書韓孝純三度呈辭遠差○兩司前啓皆不從○乙未傳曰
近來凡罪人拿來之際多般侵虐以致傷病云洪邁拿來部事
先罷後推○兩司前啓皆不從○吏曹判書柳夢寅啓曰判書薦

望事問于領相奇自獻則以為臣落傷之後精神昏甚吏判重任不能獨薦頃日卜相左相卜相中取舍為當此外若有已經或不無可合者則宜於此取舍未經中亦有可合者則亦於此取舍云答曰知道○傳曰吏判呈辭遂入○百官宗室合司請加上尊號追刑悍男答曰以今日國事言之則惟時君功蓋一世德洽宇宙數日之內再請上號固不可書史冊而傳後世况不正逆魁之典刑不明經常之大義徒以羊甲友英之醜誅為定亂而後事請辨乎討逆不嚴人心不正于恐日後之患抑有甚於癸丑中夜無寐慄慄為懼宜體予意毋庸更煩追刑事已論一再啓不從○丙申鞠廳啓高太觀等與鄭忠男而質之語傳曰鄭忠男招辭現出罪人並速拿來○韓續男啓曰罪人許國乃李顯門之黨而辱君之賊也顯門倡之許國和之其救弊得失之說館中多士孰不聞知至今戴頭而生豈誅呂祿之刀不利而然耶良由公論不行而王法不明也今日是追刑逆首扶植倫紀之時也豈可使辱君之賊保放出園門復見天日於覆載之間乎王法至嚴不可姑息請遂收保放之命臣不勝憤慨之至昧死以啓

曰知道解枷相救療○百官合司宗室玉堂請上號請追刑將男
荅曰上號非必為之事追刑因予意而始發在義未安於情不
忍勿為煩論再啓不從○兩司前啓皆不從○丁司傳曰鄭忠
男招辭中既多發亮言則所當一一詳細捧招而不為詳問鞫廳
所罷極為非矣今後一一詳問勿為疎漏○傳曰鄭忠男昨日
所供欲立煩慶等免謀何不直告於初招乎更為詳問○韓續
男啓曰鞫廳議啓三度聖批比日以大司憲出仕並問為教大憲柳洞
今已達職何以為之荅曰只兩司議啓大諫鄭造議略曰金錡朴
啓運等為賊沂腹心沂乃逆之魁罪之首而終始固諱擬證定之
罪自有其律各人之招挺挺可見豈可以渠之忍杖不服緩賊魁
之止刑乎必先正賊沂之刑然後二賊追刑自當次第舉行孟子
曰不行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祭今日議刑止類於此他議與
南瑾同傳曰知道待他賊拿乘鞫問後追刑○韓續男啓曰凡
罪人援引日久則必百計生謀終至於心堅意定牢不直告金
錡不可不急急窮問柳燦供辭反覆見之似有隱情至今不為
訊鞫外議皆以為可問臣待罪該房區區至慮不敢不達荅曰當

日親鞠為之○王御仁政門親鞠○罪人鄭忠男更推

忠男自願上

京初括所引荒誕無倫措捏之說不為一笑因此被刑者不知其家人今又廣引中外
枉其亮條所引非崇雖言陳即免黨所味更推特一所供有口權忠義稱名人以逆肆妻堂
出入逆律家落在村巷云云權忠義兄金幣以林檎時暖味事被誦其罪晉山正亦被誦自
誦所為逆謀書札類末云云術士李季言崔有石八字極吉金幣有石有泳等殺
倚有石為逆云云權忠義曰九月山出讖書辰巳聖人出午未樂堂堂我國二百餘
乞今至二百五十年壬辰不失 宗社今年又是辰年云云李源在獄欲有所遺教
李禁止使不得言云云崔河賣家得銀四百兩盡給李源使不盡言云云此
等慶幻之說比前括尤甚狼藉助張凶焰傾惑主心自初至終假錄羅織雜
出於縉男等免黨之手若無忠男前此之括亦不能構虛捏無一至於此其承
附之巧唆嗾之慘有難盡紀矣

○罪人吳義勳李源與鄭忠男面質○

罪人幼學李有慶供括忠男所引也解用水九月山形可都云云○王

曰所謂權忠義者詳問之鄭忠男曰難隔牆居數年常時只稱權

忠義名則不知矣○縉男答曰鄭忠男之言非前日丁忠敏鑿空浪說

之比且柳爍似有德情不可不問也答曰非但柳爍也其中多有可

問之人而時未議啓連為議啓○大司憲南瑾啓曰可問之人有甚

於李源輩而推官不能詳達窮問請推考答曰罪人以上命上闕勿
推○王命鄭忠男解枷○金鉉與鄭忠男面質○傳曰金鉉議
啓大司諫鄭造啓曰金鉉金錡之同生也金錡知道謀則鉉必知其情
矣况金錡一家曾已被罪之類不無謀逆之事矣王曰今日夜涼明日
議處○百官宗室合司請上尊號追刑悖男不從○兩司前啓比皆
不從○吏曹判書韓孝純適差呈辭遂下○監察請上號○戊戌傳曰金錡
乃順慶妻三寸叔而康津地並為之配事極可駭今後罪人族屬切勿定
配於一處○王御仁政門親鞫○罪人金鉉高大觀刑訊一次不服○
罪人許悞許增與鄭忠男面質○續男啓曰逆獄罪人續續保放未
安故雖或有保放之請小臣防塞之今者尹廷稷一卿致至回骨故
使針醫救之且許增病勢極重似當保放矣王從之○金夢虎妻子
及金成男放送○鄭忠男朴以文面質○續男啓曰罪人追刑事命
下矣止刑之舉一刻為慮而日勢已暮未易即行明曉考出文書後
正刑事故稟傳曰知道○百官請加上尊號追刑悖男答曰遭慶而
處置蓋出於不得已之意義惟掩息私情則如割何可強脅虛號
肆然自大乎決非可從勿煩討逆而執法必嚴人臣之職也屈法而

恭酌惟輕者人君之權也予言但出於論人臣討逆當嚴之義非以追刑為必施也休論可矣○傳曰獄事方熾推鞠不可停廢武科兩所以監察監試官差送兩司長官則勿送○兩司前啓皆不從○藝文館請上尊號追刑惺男○百官再啓合司三啓答曰虛號非必上之舉予意實有所不堪勿為強煩至於討逆之典王法所當必嚴群議如此茲用勉從惺男追刑實廢此之限奉啓數日即從○傳曰武科監試官依前兩司臺諫送之

光海君日記卷第百五

Blank manuscript lines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行而後居居而後出

○此處應是引

○此處應是引

○此處應是引

○此處應是引

○此處應是引

○此處應是引

(B)
732.55
4724
[v.17]
no.23
0248781

昭和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印刷
昭和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鼎足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7]

no.23